

戰煙

黎錦明著

海天書局印行

3P



\$50

上	書	庫
冊數	1	
售價	0.60	0.50

795498

62点



戰

黎錦明著

上海天馬書店印行

煙



FUDAN

JFZ000057899V 复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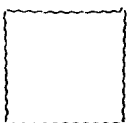
Rw7676/2

戰 煙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黎 錦 明

裝 幀 者

陳 之 佛

發 行 者

韓 振 業
老靶子路二四九號

印 刷 者

天 馬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老靶子路
二四九號
各省特約所
各大書坊
天馬書店

一 官女

貝通路的石道上，一個駕自行車的副兵在黯淡的夜色中急馳着。皮輪軋在沙上，發出一點微聲。

車在一幢西式樓房的鐵柵門邊停了。副兵跳下來，按着電鈴。一個蓬髮女郎的半身影，從樓房的窗幔上映出來。一會，窗門開了。

「是吳祕書的車嗎，琇娜？」

「不，」這女郎關了門，道，「送信的。」

她的左側門基上站着一個粉面的西服少年，倦意的舉了舉臂膀，仍復走進房去了。

這狹小的坐室裏，電光和榕銀似的在梳裝鏡上亮着。窗前那裸臂的，紅旗袍的

女子，玉娜，正在燙髮。

「致明和你通訊了嗎？」這少年傍着她坐下去。

「我不回他的信，」玉娜將燙剪擱下，收了鏡奩，道，「他當顧問了。要我到

瀋陽去。」

「這能辦到嗎？」

「有什麼辦不到——」玉娜站起來，比了比她的鞋。「不過我不去。」

「Heroine——」

樓底下的客廳裏，當兩姊妹一推門時，浮起一股急喘的，嘈雜的交響樂音。座
 乘全沒有留心她們。電光變成黯綠了；映在光漆的地板上，閃着一片紫色。

西牆的長沙發椅上，幾個賓客在撫掌。那著黑呢制服，踏着馬靴的吳參謀和
 一個法國馬丹得意的回到座間來。他們跳了一節「不諾斯」——一種媚人的節奏，
 把他們幾乎迷惑了。

戴黃鏡的曹副官長也欣喜的，帶着些微謙遜的，在七八個賓客前致着謝。和他的夫人所合的是帶着一點別緻的，單步舞。一個半老的緞袍紳士替他倒了一杯啤酒，嘆息說：「真是健美啊，健美！」

第二次音樂響了：那是一個叫（My Vagabond Lover）的名曲：有一種酸刻的，帶着下流意味音調波起着。玉娜和那垂誓的英國小姐，扮成水手裝，從化裝室走出。座衆的掌聲又起了。她兩人開始着那有中古風度的爵士舞，延長至十分鐘久。……玉娜的情人，那粉面少年，隨着她跳了一陣「恰士登」；皮鞋的響震，成了抑揚的，輕快而笨重的急板。

副官長的左側，那和釋迦牟尼一般緘默着的圓面紳士，忽朝西牆角鋼琴邊的女賓座走來，請求琇娜合一度「狐蝶」。琇娜瞪着玉娜，玉娜瞪着一位黑旗袍的，露着愁態的女士。她從靠水仙盆架的座上站起，幾乎是被逼的走出。

電光變成淡黃色了。唱片裏轉着麥唐娜那激發的歌聲。

「這片子我真聽膩了！」一個紅旗袍的小姐說。

「看他們，」玉娜輕聲應着。

這牟尼紳士是一個僅有誠心的跳舞者，女伴的腳幾乎被他纏住了。他們只是在角落裏，座客的面前迴轉；一會，黑袍女士彷彿是被牽到室中央去。她壓制了喉間的赫斯特利亞的驚詫聲。……法國的馬丹的頭轉過去，看在旁座者的臉上，那是一個執「色克士芬」的樂隊員，對她說：「這是從東京下處學來的。」

參謀官和兩旁的座客都笑了。

當玉娜拿着搖鼓，要開始西班牙舞時，室中忽加倍的光亮起來。僕歐一把拉起了帳幔，四桌筵席在那壁陳露着。穿禮服的房主人——馮經理——欠着身站在席間請座衆入宴。

玉娜有些氣忿，上樓去了。……

三層樓的辦事室裏，那羸瘦的少主人和一個高大的紳士在桌旁爭論着什麼。台

燈將室內部劃成半面弧形。桌上散放着一堆文件，雪茄的輕煙在咖啡盤上移動。

「這樣罷——」少主人忽將煙斗在桌角擲了，道，「我和你打賭。……我們能勝得過甲甫斯嗎？你是做夢，我早勸你把公司停辦；那麼你這所房子也不至出賣，契約上的問題，早完結了。」

「這是不公道的，」紳士搖了搖頭。

「就算我祖護甲甫斯，這還能說占了你的便宜嗎？」

「不行，」紳士重複的搖頭道，「我不能把這所房子和東三省一樣扔掉。」

少主人皺着眉，只是抓髮，「完了，完了，」他嘆息道，「契約還給你罷。」
這紳士在房中走馬燈似的急踱起來。

「少先生，」僕歐推門道，「上席。」

「你說我是燕窩粥喫飽了。」……

宴席上，因為對於主人的致敬，一切都帶着秩序。問題都移到中日交涉上面去

了。馮經理將標金的事件攔下來，欠着頭對那法國馬丹道：

「貴國大約也是不同情日本這種行為啊——」

這馬丹是一位參贊夫人，她正在想方法喫一隻圓韌的鴿蛋；把這問話完全大意了。「是，馮先生，」她帶忸怩的道，「中國菜是很美的。」

那黑旗袍女士坐在參謀官的右旁；她想得到一些國際知識，便問他日本是否受了俄國的指示。

「免不了的，」參謀官想了一會道，「可是俄國目前不會與聞這事件。他們恐怕國聯有所藉口——」。

在下左席上，牟尼紳士和那緞袍的老年並坐了。他們談到上海的京戲。琇娜很注意他們，叫僕歐將胡絃拿過來。

「不必罷，不必罷，」牟尼紳士慌亂了，擎着一杯酒，放在她面前。「且待我們收回了日租界再說。」

坐衆都歡騰着，爲着那奇形的跳舞，他們幾乎把這機巧的辯才大意了。

在玉娜的席上，是沒有什麼儀式。當一盤蓮子羹被搶着喫完時，她燃了一支火柴，叫右旁的座客輪流的遞過去。亮着的火柴繞了一週，恰停在她左旁的粉面少年手裏；他猶豫了一秒鐘，燼息了，玉娜喧呼着要他喝三杯汾酒。

這時，琇娜爲着什麼事，離席回到自己的房裏。她開了門，發現那始終不露面的，一個黃領帶的黑髮少年坐在桌旁半臂沙發椅上。他看見她，將懷裏的「曼它鈴」放下了。

「琇娜，」他低聲道。

「你爲什麼不去替我陪席呢，」她把鏡匣打開了，道。鏡裏，電光映着她那平廣的肩和露的裸臂——襯出一種幻意來。

「琇娜，琇娜啊，」黑髮少年吟着說。他是有幾分傷感的；因爲聽說她的未婚夫已經離開她，跑到江西腹地去了。「人生不過如此，——戰事又起了。質明說不

定被紅旗架去了。那是多麼失望——」

「什麼失望！」她將髮挽成一圈，帶怒道，「我看他比你有作爲。」

「可是他永不能回到中國來了。」

「難道他還出了中國？」

黑髮少年仍復拿起了曼它鈴。弦在他的手底微呻着。「琇娜啊——A dreamer of you——他從千多里外，跑回來……爲着你，……他爲着你，什麼都犧牲了——爲着你——」

「又來這一套！」琇娜突的站起道，「我不喜歡你——」……

樓下的花院，有一間守房，好像尼菴似的靜着。馮經理的夫人在那火爐旁查着
一批數目；她異常的不安寧，只不住吸水煙。

「杏花，」她朝窗外低聲喊着，「少拿幾瓶酒罷。」

「會，馮經理走進來。」

「怎樣？」她問道。

「看那副官的口氣——」這屋主人只呻吟着，「不很嚴重。」

「徐家的電話已經打不通了。」

「是電話局不接綫？」

「不，」經理夫人咳道，「他們都搬走了，沒有人接。」

「這未免太難堪了。」

「自然。……英租界呢？」

「沒有熟人。于屬文家的馬房都贖出來了。」

這老婦人掩着她的面。

「怕什麼，」經理道。「聽說市政府已經退步了。」

「那就好辦。」

「不見得。誰也不肯承認他們的。……杏花的男人不是加入了什麼團體嗎？」

這時，宴席已過半了。一個褐色西服的賓客請求法國馬丹唱一齣馬塞曲。

「先生，」馬丹低了低額道，「我們法國不打仗了。」

「自然，」參謀官應着，「法國和我們一樣，愛好和平的。」

那緞袍老紳士的旁邊，一個樂隊員離席將「梵亞鈴」拿起來。他是歌舞團的名奏手；弦在他腕下，發出一種跳顫。空氣變雜亂了。座客們都拍掌。

副官長說：「西樂多半是由中國傳去的。」

「是啊，」他的對面，一個矮紳士道，「他們用機械的力，把它進化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在柵門外停住了。電鈴震着。

當屋主人馮經理迎出門時，兩個灰衣士官——黃連長和隋連副急走進來。他們朝室內望了一望，褪着手套。

「請，請，」馮經理躬了躬身。

「馮老生，」連長直率的道，「你們還開跳舞會嗎？」

大餐間的賓客都朝這壁看着。

「團長，請你原諒，」連長繼續着，「事務很忙。師旅長有的還在南京，不能來。」

「十點鐘戒嚴，」連副應和說。

玉娜逃至化粧室，那粉面少年悄悄的跟着。

「討賞，」這少年在她面前站了。

玉娜有些醉態了。她說他沒有詩意，而且，沒有法國人那麼嚴重。……但門終於微合了。

玉娜覺得頭部灼熱，走到夾道裏來；她靠在壁角的汽爐旁，打開了窗。她看見連長的馬騰了起來；難查的聲中，三個士官一同消失在黑暗裏了。六七輛汽車集合着；喇叭催促什麼似的只是呼喊。……僕獸急馳過花院，開了柵門。賓客的首行者是副官長；參謀官的馬刺擊在水門汀上，清脆的拍着節。綬袍的老先生只是扶手的

打躬。……一陣急促的軍號聲發出來，幾乎使琇娜關了窗。那是吹色克士芬的變來的軍式送行曲，槍彈也從梵亞鈴的子弦上響着了。

她又聽見姊妹們急步的拾級上樓，到玉娜房裏去取她們的外衣。……她恐怕她們發現自己的臉上帶有淚痕，便藏身在窗幔後黑暗的角落裏。

十分鐘內，一切寂靜了。她的前面，半部夜景展露着。黃臘色的天邊，和那些屋脊，煙窗，杈枒的樹連接了。一種三稜體的，Rabeit Mischor的筆觸融合着1月的上海的濛濛夜景。探海燈光從黃浦江上發出，好像幾道天河，在空間搖動，窺察着雲端。一種奏彌撒的大風琴嘈音在遠處租界裏呻吟……

「明天早上七點鐘罷，」經理夫人，走上樓來，道，「琇娜，關上窗。」

一一 壕邊

薄寒的午夜，房家木橋的土坡上，石營長和隋連副並兜着；月色將兩人的騎影映下來，朝坡線上移昇。

微風已隱在枯樹間了，奏着疲弱的曲子。遠處的農舍，起了第一次鷄鳴。

「虬江路的防線呢，」連副問道。

「第二營五連。」

將近坡頂了。營長勒住馬，跳到一塊石基上。他從鞍旁取下一隻包裹，在枯草間放了，用打火機將它點燃了。

「金銀錠麼？」

「不是。我們還信那一套嗎？」

一抹灰燼，承着火錢，幽靈似的朝樹間橫了過去。營長靜默着，交叉了兩手。他在禱告什麼。

「你還信教嗎？」連長笑道。他的馬被煙火所激，忽狂嘶起來。

營長急跨上鞍。口令聲已超至坡的前面去了。他們穿過一帶矮松林，開始急行。

背影拖長了，往坡下駛。一片江南的霧景從對面瀉來。當馬蹈着田間的枯草時，畦角下升起一羣夜鳥。牠們叫喊着；怨恨人們不該打攪了清靜似的。

「這時候報喪，」營長嘆口氣說，「叫人太不自在了。」

「是啊；除非是母喪。」

「也未必能抽身，就早上一個月罷。」

「唉，十來年的恩情——」

坡的左側，寂靜的，緩緩的迂迴着一隊荷鎗的士兵。兩個士官的馬朝那壁移近

了去。……

雨濛濛的下了。……一帶田畦上，黑影和點點的燈光在紛動。七八輛搬運汽車趕過營長的馬，飛駛着，停在土坡西角的營房前。

「何班長！」一棵烏柏樹下，持手電的黃連長叫着，「十一排再往東移——」他回身走到一個黃衣工程員前面。工程員揚了揚手，一輛搬運車開過來，在他們旁邊停了。工程兵下了車，卸着上面的沙包，木板……

「這裏需要兩個炮基，」隋連副走上來道。「……聽說吳淞口被封了。」少尉排長李雅亭正在用斧劈那烏柏樹。因為這是一種障礙，恐怕敵人當作射的。他應道：「管他！只要不封我們的炮口。」

黃仕成排長正指示三個伍長去安置那些沙包，說：「剩下來的留作坐墊罷。戰事恐怕長着哩——」

少尉的斧停了下來，烏柏樹已經搖擺了。他彎下身，去拾那在車輪邊扒着的土

撥鼠。這動物已負傷了；被掘壕的鏟剝去了一條腿。

「噫，」他將它扔在一堆草裏，搓了搓掌道。

「在南雄線時，」黃連長照了照它道，「也見過這麼一種東西。」

「像我們鄉下的財主，」隋連副說時，他們笑了。

少尉忽靜默起來；他聽見營房後面發出一種警告的聲音……他跑到石營長面前去借他的馬……

壕線已連貫了。這一帶，六七百人在作工。斜望過去，只見一灣長城似的黑線橫過鐵道，隱在夜霧裏。

「唉——海，唉——海，」運土的挑夫低吟着；像「伏爾加船夫」那沈鬱的歌。

伍長們都攜着馬燈，在急雨中逡巡；工程員好像一班招待員似的，往壕上下出進。

「張猛！」連腮鬍的馬伍長厲聲叫着，「下壕去。」
他的脚旁有兩隻茶桶；那些盃，全被雨水所掩蓋了。一個高大的黑影，蓮花島那巨人似的，走過來。

「下壕去！」馬伍長叫着。

巨人將一根樹幹拾起來，括去了腿上的泥。走到壕邊，他幾乎是縱了下去。……搬運車不斷的駛；輪落處，泥水和炮火似的濺過來。

深的，櫛狀的壕裏，鏟聲，鏟觸着石巖的響聲和雨滴聲紛亂的散佈着。

工程員立在僻處，去打散身上的水。馬燈不時的照過來，映在他們臉上。……

三 開北酒樓

第二天傍午，在開北寶山路一所酒樓上，靠窗欄的座落裏，一個穿銅鈕的青外套的青年，正在醺醉的時候，忽慟哭起來。

座客們漸停止了談話，回頭來訝異的看住他。

他的髮鬆蓬着；兩眼深陷，臉上罩滿了憔悴；瞳子被淚所飾，放射着光亮。他憤怒的擊着桌，——杯箸從那微抖的肘邊，驚恐似的，掉到地上。

一個中年的上尉軍官從鄰座站起，走過來。他慰藉似的說：

「何必這樣！即便國亡了，哭也無益的。」

這青年搖着頭，將那灰色的鴨嘴帽戴了。

「這是一個日本人，」一個座容警示着。

「不像，」軍官道。「日本人在這時候不會到中國地來喝酒的。」

「他是一個啞巴，」站在軍官後面的伙計道，「每禮拜定當來兩三次。」

這青年吐了一口酒，會了四角錢的眼，拖著蹣跚的步，匆忙的下樓去了。座客們立即甯息了，——因為這時候的哭是慣見的。

那軍官的左旁，少尉李雅亭用鉛筆急開了一張菜單。他把軍制大氅脫了，挂在牆上。一個紫淡色旗袍，略帶愁容的女子，坐在對面。

「大概又是一個什麼失戀的，」少尉道。

那女子對他哂笑了一下。

在少尉背後，圍坐了十餘個工人在商談着什麼。那倦怠的，沈鬱的各種面容上，漸閃放着一種激動的情態。他們發嘆；有的互相瞬視；有的捫着箸，瞧在杯上。一個禿頂的老者，將手舉起，做了一個圓形的姿式。「不行！」那凹腮的赭衫少年暴聲道，「日本人不肯干休，兄弟們也不肯干休的。」他將箸在當中的一碗菜

裏插了。老工頭沈默了，手微微顫抖着。得不着什麼結案似的，他們都舉起酒碗來，啣了。

樓窗下，汽車輪的震盪，行人的吆喝，急呼，一切喧囂在繼續着。

近一處工廠的汽笛在嗚咽了。有時，一點軍號聲，從窗縫裏漏進來，彷彿Becco的光帶一閃，又寂滅了。樓梯上起着莽撞的，馳驟的踏步。闖進來的是一面半捲的白旗，接着七個軍服的學生擁上來。他們在那慟哭而去的，青年的座上圍繞了。「不管他，」一個領上有三星的道，「現在要調換也來不及了。」「實在太不像，」那戴黃鏡的道：「這決不是像不像的問題。」堂倌走上來；他們叫著第三號和菜。「奇怪，」那戴鏡的，將着使勁擦着，「黃振說——他昨天還在亞波羅看孟地加羅——帶着那什麼——史婉蓀的罷。」「這片子值得一看麼？以我想，最多給他一個Captain！他打靶比我們精確一點。」「噫——他的打靶，」那瘦小的，將箸敲起來。……「不管他！」三星的結束了。沈靜了一會，他們回過頭來，看在少尉身

上。

少尉微有所警覺的，道：「舅父來看過你嗎？」

「大約罷，記不清楚了。」那女子的眼張大了。

少尉將杯朝他舉起——她搖了搖頭——「是舅父送你到京的嗎？」

「不是，」她的語氣忽流暢了，「我是不喜歡人家送來送去的，——以後也這樣；不論是誰，只要他們那批人罷，我希望永不要再打聽我的事了；不是爲的什麼，只是我要自由一些……我現在什麼罣念也沒有，雅亭，什麼熟人我都閃躲。我要忘記那些事——那些不愉快的事。沒有酒，是引不起火來的。」

「那麼我真不該找你，」雅亭微笑着。他將手絹把頰上的濕痕拭了。

女子在手絹上看了一眼，「這手絹倒很別緻，」她露出一點安甯的聲音來。

「至於你——從前不叫小雅麼？那倒是一個小小的例外，姑且這麼說罷。」

樓下的店門口，忽起着一片刺耳的鼓鉞聲；接着是一片鳳陽腔調的反日歌曲。

遠遠的，那遊行的羣衆，輕雷似的呼吼着，和一片殘餘的汽笛呻吟相答……

「可是我不久要到——」少尉有所迴避的，振作着說：「要到奉天去了……去拜訪拜訪馬占山。」

「奉天——」女子感慨的說，「那麼遠的地所！」

七個學生軍裏，那掌旗的黑臉走過來。「嘿嚕——」他朝雅亭伸過手來。女子的腫子張得很大。雅亭站起，和他拉着手。

「你們十九路？」黑臉響亮的說。

「對了。」

「有動靜麼？」

少尉想了一想，道：「快了。」

掌旗的迅速的回到了座上，這是一種探聽。

在偏西角落的座上，發出一道激切的嘆聲。那是一個青嚙噤西服的中年，

低着那黃臘似的面龐。他的手邊擺着一卷稿紙和一本「東三省問題。」

「也很難怪，」中年的左旁，那穿團花馬褂的黑紳士，道，「親日派是勾結正友派的。」那中年道：「正友派早坍台了。他們是一些軍閥牀上的蠶子。」紳士笑了，吟道：「蠶子，蠶子，時時扒進人們的牀，那透明的壳，何等鮮亮——」因為這紳士是反對新詩的。

「Puh——sh——少喝兩杯酒吧。」隔壁雅座裏，發出一句響亮的哄台的聲音。

「我記得你從前不喝酒的，」一會，那女子對少尉說。

「偶時喝喝——」

「好像要開仗了……黃浦江的軍艦是滿的。日本人把我們那條街的玻璃窗毀了。巡捕們用脚尖跑開的。」

遊行隊移山似的逼近了，忽發出兩聲狂吼。座衆們全沈默了；像禮著佛。繼而

歌聲散開了，雜著一些凌亂的，脆的邊爆的節拍。怒江的急流，填滿了這街市。孩子們們叫了。一隻獵狗從樓底馳上來，遍地嗅着，一會，藏伏在學生軍的桌下。那掌旗的屈下身去。

這異鄉的女子麥喜，掩着面，朝壁角轉過身了。

「真是住租界的，」少尉道，將那別緻的手絹摸出，擲給她。

梯門口又擁進三個拖槍的學生軍。他們急馳到窗邊，幾乎是撬開了窗門，將帽舉起，往下揚著：「嘿嚕！嘿嚕！」

「你的三表兄呢？」少尉回了回頭，問。

「他在南京，」她迅速的道，「我沒有見過他。他是遠親，也不認識他——」

「他的岳丈在營口當了日本人的顧問。」

「岳丈？——」麥喜有點驚訝。

「我聽說。」

座客愈擁擠了。他們都是一些工人，便衣軍，大刀隊，流藉的商販，講演者……欣喜的談着吳淞要塞將要被困守的事。

樓底下當少尉領着麥喜經過時，展出一幅紛動的，黯淡的，和辛辛聚會的地所似的圖畫來。當中的桌上，一個擎着血旗的大學生在厲聲演說。無數工人們，環繞着他。「同胞們呵，同胞們呵——」那聲音愈嘶啞了，「再猶豫一分鐘，一秒鐘國便亡了——醒罷，振作罷——武裝化罷——」

戴着士兵，工程隊，軍伙，以及避難的，遊行的……車輛貫穿了這陰沈的街市。

少尉和麥喜穿過車的縫隙，在一家正在開始歇業的洋貨店前站了。那窗門已半掩；玻璃櫺內，陳着幾件殘留的，凌亂的貨品。麥喜站在他的肘邊，瞟了他兩眼。

「想想，你要什麼？」少尉猶豫着道。

麥喜急忙的搖着頭。

兩人走到一處戲院門口似的弄堂邊來。一輛洋車被擠翻了，填塞了出口。衣包，鏡匣，皮箱散置在地上。一個矮小中年婦人在哭着，因為同時她的八歲的兒子也失蹤了。後面的人在洶動，呼喝……

「我要回去了，」麥喜道，「明天有車我就走。」

「第幾趟車？」

「你不要送我——」麥喜帶怨似的說。

一輛空人力車被少尉拉住了。他看見街對壁，四個同連的士兵急行了過去。同時麥喜的影也消失了。兩個高大的，哥薩克騎士似的俄國人漫步着；他們在觀賞着什麼……

少尉呼了一口氣；走到一所對立着的石廈前面來。那鐵柵門邊正蜿蜒的出來一隊執小旗的印刷工人……兩個警察用繩拉着一個短衣的，瘦削的漢子植在人叢裏。那一定又是販賣日貨的，少尉想……

他的前面漸空曠了。七八起檻樓的遊民圍在石路旁；他們的首領矗立起來，呼喊著：「同胞呵——同胞呵——中國快亡了；一年二年的工夫就亡了——團結起來罷——和帝國主義拚了罷。我們不要把安南，緬甸忘脫了；不要把朝鮮忘脫了。同胞呵！……」

四 夢

七點鐘的時候，少尉李雅亭回到連部，幾乎被封錮在一種異樣沈鬱而又激動的感情裏。一夜的疲憊壓着他；獲到一個奸細，失却了麥喜；甚至想起了那負傷的土撥鼠。

黃仕成和隋連副都沒有看見雅亭走進來。他們正在激烈的爭辯着；連長，好像做了中人似的，在兩人間站了。

連副是異常的憤怒着。他將那正在擦油的卜明林手槍，朝桌上只敲。

「聽我說哪，」黃排長嘆息說，「老隋！兄弟決不是反對——只是說明咱們和果要打，正如委員們所料，免不了要落得自己喫虧的。第一——」

「又是第一——」連副叫着。「我怕不是第一百啊！打仗——廣老先生，我

都當過十年八年的兵了，勝勝敗敗，都是兵家常事。我們把那些外國人看得太大了，總以為他們的胸膛是鐵打成的。義和團是沒有槍，沒有手榴彈。現在，我們還怕什麼呢？日本人有什麼，我們也有什麼；他們愛國，我們也愛國；他們有祖宗，我們也有祖宗——老蔡的主張是一點也不錯的；大衆同心！」

「誰否認軍長的話呢？」

「否認——」隋連副笑起來，「你說日本人和所有的帝國主義打通了氣，有租界包庇，有二十多隻炮艦，有法國美國多少多少的借款，東一批援軍，西一批軍伙，都不錯，可是我們爲了這些幌子，脚跟還沒動就講和，那叫做耗子額上掛鈴！我們就下一級，把自己當作耗子罷，只要一心一意，大家合起夥來，幾隻孤彈寡調的貓實在算不了什麼。而且我們裏裏外外，打了十來年的仗了，有的是幾分眼色；一說外禦其侮，就目瞪口呆，還得向什麼國聯求援——噫！」

黃排長的臉緋紅起來。雅亭輪上牀，從枕底挪出一本書，徽徽的笑着。連長便

輕聲道：「本家，我看你打住算了。老隋是對的。說大道理，誰也爭不過你。你是唸過一年文科大學的。老實說，和日本軍開火，是講氣節——」

「是哪，是哪，」隋連副嘆息道。「到底是十九路軍的連長。」他把手槍在腰邊插了。

這時黃連長忽想起軍長在大塲訓話時，黃排長彷彿缺席了。但他終於向翰在黑暗的角度裏的李少尉來，道：

「李先生，你又在讀紅樓夢？」

「連長夫子，」雅亭道，「這是一本國恥紀念史。」

連長伸過手去，要翻查他的書。雅亭將書一把藏了，起身來道：「敬謝——」

「——不敏」連長應着，「李排長是保險的，只有幾分怕日本人。」

「是麼？他們抬起頭來，望不見我的下巴。」室中的士官們都笑了。

雅亭有一種習性：一談到要開火了，便要找些事物來散散心。自然，在火線

上，一個士兵應該冷靜，機敏；正如作家們，在執筆時，要將浮顯在想象中的人物動狀看清楚。當士官們離開這房裏，消失在對面的連長室時，他仍復躺上牀。馬二先生那滑稽的，可以忘憂的長身隻影漸漸走向他來了。已經九點了，鎮上的梆聲響著。書上道：——

「……馬二先生正待欲回去，遇着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玩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玩？……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柵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腆着肚，穿着一雙厚底鞋，橫着身亂跑，只管在人堆裏撞……馬二先生倦了，直着腳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開門睡了。……

彷彿間，馬二先生走到一所原野裏來。兩旁的樹蔭搖顫着……又走過一面橋。那背山的瓦屋蔕的在他面前湧現出來。一種親暱的狀態向他移近着。——橋下有鵝

喂聲……過了橋，他在木欄門邊停住了。泥牆內，犬在嚙裏吠着。又有了嬉悅的人聲，——是那些小姪兒們。

「雅，」他的耳邊震着嘶啞的語聲；那是他的二兄，也從前綫回了。

飄過禾坪，在正屋門口，那帶皺的笑容——閃出來。

「長得愈高了！」他的耳裏震着老婦人那歡悅的呼聲。

「喜，替你的夫君把行李搬進門去罷……」

走到正堂，一個半老的鄉紳從客廳裏急行了出來。

「以後呢？」他的耳裏繼續響着，「放精明些罷。多學人情世故。世界愈來愈艱苦了……」

接着，他走到一處涼亭前面。有一所籬笆圍繞着：桑，冬青，薔薇，木樨，掩伏在上面……亭上，仍然是那兒時的，纖秀的白衣背影。

他忽又到了一帶森林的邊沿，騎在營長的馬背上。影在前面只是撲動。馬急馳

着，幾乎是射。……

「雅亭，雅亭！」他像在叫着；一陣慌亂中，和患了一場「瑪拉里亞」似的睜開了眼——黃排長用了全力把他推醒了。

外面已起着急促的喇叭聲。士兵們從臥室裏往外竄走。當雅亭整了裝，召集了隊伍時，黃連長在場當中站了，露出那獐狎的面貌來，叫著：「各排報數！」……

一連人，在黑夜裏，朝前線出發了。

五 李少尉的事蹟

少尉李雅亭的夢是如何展開的——這答覆是異常簡單的。當一九〇五年，他第一次睜開眼後，受了六年的母教，八年的師訓，四年的學校生活，——如此而已。然正當乙酉北伐軍乘着木筏，泛着湘江怒潮直抵長沙時，在炎暑中，他背着一隻包裹，忽從縣城學校飄回了家。

那時，僻靜的，背臨着衡嶽的柳潭村已因革命的風聲變更了。牽車的脚步們掣着青天白日旗，當着大道喧騰。農民在旅店門口廝似的集着。村童們唱着軍歌。這些新異的感覺，使雅亭帶着歡喜，踏過了那臨著清流的杉木橋。

「母親，」剛進前門，他便叫著，「預備盤川！」

但家境全然變異了。正堂裏，一切陳設都簡陋了，而且不見一個人影。白墾壁

上，會國藩的親筆對聯也失去了。側廂門口，發現一些舊布鞋和衣裹。一隻斑毛犬向他擺着尾。半晌，龍鍾的老家人龐榮從廂門先探着頭，然後走出來。

「怎麼了——太太呢？」他大聲問。

龐榮看住他，半晌才把驚悚的神色斂下來，一面咳着，便蹣跚的往後門走。繼續了一刻鐘，他那帶着皺紋的母親，有一雙懦怯的黑暗的大嫂，羚羊似的娃兒們——嚷着什麼的，連貫的，從後門進來了。

「呵，雅亭，」母親喊着，「怎麼變成這模樣了——鞋，襪呢？——行李都沒有了？——」

他沒有答覆這些問話，只滔滔着陳述一些新的幻覺——省城被攻克了——腐化的學校停辦了——處治一切土豪劣紳——學生軍與北伐軍合作——「有十幾個同學，」他結束了說，「已經和我定了行期，在縣城外一處地點集合——」

「幹什麼去？」這老婦人悲怒起來。

「廣州——那裏有所軍官學校。三年畢業後便是連長。」

一切談話中止在這裏。家人們圍在桌旁看住他——

「革命——」雅亭挺身的在臂椅中坐下來，將手裏的蓋盅往桌上一擱，道，「這茶葉真好。」

「世界真變了，」母親嘆氣說，「你還是兒時一樣——快去看看你的表親罷，他們也是逃兵到這裏來的。」

若問這表親給與少尉有何痕跡，——這正如青年時的南赫道留夫之於加志夏似的，只少了一段在月夜冒險的奇蹟。當他走進左廂，便看見兩個白衣黑裙的影，在棹邊佇立了，談著什麼。他帶着臍臍，而且跼蹐起來。她們回頭帶笑的望住他。

「你不認識我們了，雅先生？」那大黑瞳的，麥喜朗聲說。

八年前的印象喚醒了他。他想不到麥喜會變成這樣響亮，詩芷會這樣神祕；帶着憂鬱的，幻覺的笑意。她們來到此地，正如一雙鴿子臨着鳩巢似的，被驚異，斃

羨所充滿了。雅亭便迎上來，攀談起來。麥喜告訴他——在有一次全市運動會裏，她看見他的賽跑得過一次第一。

「對的，」雅亭忸怩的說，「可惜那天不舒服，不然——」

麥喜又用話打斷了他，問他英文念的什麼。他想了一會。

兩個少女望着他同時笑起來。

他曾經聽見伯父對他說：「何必念那些蟹形字。那些字全是由喇嘛文變去的！漢文習通了，就是中國人的福。」他便發現世上的事太奇幻了；一上英文課，那和伯父一樣神態的教習，開始就攷問他，嚴重的責備他。他覺得這是一種恥辱，好幾次想把做書獸子的志願捨棄了。……

兩天後，他在屋旁的花園內漫步，麥喜的背影在涼亭裏映演出來。陽光，綠蔭，白頭翁的呼喚，點綴着四圍。

「雅先生，」麥喜仍然朗聲說，「你爲什麼忽然想要從軍去了？我聽見舅娘對

我訴苦。」

「從軍就是壞事嗎？」他在亭欄上對她坐了。

「也不一定。但是他們總是內亂！」

「內亂？先生，」雅亭幾乎叫着，「那是軍閥時代的把戲。現在是革命啊。」

那時麥喜和詩芷都在一所天主教徒的學校。雖然她們的兄長只是分設菸草公司的經理，家境平常，然而他們却受到一種夢想和平的精神洗禮。詩芷，時常打算要將自己奉獻與富人子弟的；她有了一個着西服的青年情人，但不久被棄了。這幾乎使她得着不可遏制的憂鬱和苦惱。而麥喜却是謀自立的；社會在她眼裏，是愉快的，福利的。她聽見革命兩字，便陷入沈思裏了。然而，她一看見這壯志的雅亭，被一種神祕的力所使，瞳子便閃着光亮了。她想用她的幻覺羈絆了他。

但是沒有一星期，忽然在一天半夜，雅亭失了蹤。半百的老太太在清晨時發現了……大門半掩着，而且，她的櫃檯裏失去了六十餘元番餅。她用了全副力量，從

貧農的身上取來這一點積蓄，預備給這驢驢般的兒子作下年的學膳款。她氣的哭了。老家人從周圍六七里地兜了一圈，空惘的跑回來了。一個趕夜腳的脚夫告訴他：在三更時，有一個背包裏的少年行客抵到裕成棧門口，合六七個同夥，匆忙的，在夜霧中消失了，一切都失望了。

全家都勸慰着這孤獨的老婦人。因為在六年前，她的長子震亭也是這麼失去的。……

當麥詩兩姊妹別去這幽僻的鄉村時，雅亭和他那羣精神煥發的夥伴已蹣步於由宜章到韶關的山道上了。巖松，山鷹壓在他們頂上，竹林吐着炎風，野雉的呼聲，叢山的巨影，還有不知發自何處的寺鐘鳴聲，浮遊在靜寂裏。「我想不到湘南會有這樣的地所，」他在微喘中，帶感慨的說。

然而每至一驛站，他的感慨又變異起來。一些半開化的，被貧窮，錮陋所洗鍊下來的鄉民，會用一種祀神般的酒醴款待他們。黝黑的住房被潮濕，蚊蟲，馬糞填

滿了。在一張板凳上，半盞火油燈下：他們用着毛茛，羊脊肉和糯米酒的晚點。一個猶太神話中 Jacob 似的老人，裸着腳陪伴着他們。遠處茅舍裏，馬皮鼓聲昂昂的傳了過來。

雅亨幾乎是抑着什麼的告訴他的同伴說：他得了一個情人。有一片城市的風，是衛嶽的山神也夢想不出來的。她愛他，叫他做驃騎將軍。臨行的前夜，他和他親着嘴：在一種原諒一切的感覺中對視着。但是，這迷夢立即醒了。…… Jacob 似的老人聽了，忽而答辯起來：

「哥兒們！」是一種奇脆的語聲。「只裏早砍殺一個王家盤公！……」那馬皮鼓聲便是農民們在革命的報復中一種慶祝。王家盤公太驕縱了；他役使了三十餘個貧農，在縣城裏置了產，還要用竹節鞭撲打他們——

在韶關到廣州的火車上留連的一天，傍晚，繁市的喧騰在他的耳裏震撼起來。軍鼓聲到處蜿蜒着；擎着紅旗的工人隊伍填滿了街坊。一種竹喇叭的淒婉的呼喊，

引起這城市那特有的沈鬱。

一個月後，他們由一輛半舊的「布斯」送往黃浦去了。在兩星期希望的掙扎下，除開一個因病未及試的，他們都穿上灰衣，在竹簾篷中和大操坪裏度着軍伍生活了……

六一九三二年的開始

如問雅亭的軍歷怎樣——這答覆也是簡單的：黃浦八個月後，他忽被編為某軍的排長，在一陣急壯的軍號聲裏，半月的炮火光帶裏，突入南昌西門；熱烈的歡聲和第一次勝利感想圍繞着他。他看見他的大兄昂著那赤銅色的脖子在另一隊軍伍中叫著口令。一年後，他又聽到廣州附近的竹喇叭聲了。他們在贛南的山巖急湍間馳驟；在西江臨著月色……這五年間，雅亭的顏色漸蒼黯了；志向愈尖銳了，什麼事物也喚不起他的懷鄉病了。

退陣時，營長嚴厲的對他說：「你若是把軍律時時看在眼裏，早已超到我上面去了。」

這是確然的，在房家木橋的田舍間，雅亭想起了海珠公園的夜景，珠江上的畫

舫了。

這兩月來，駐守在這區立小學校裏面的第七連士兵，開始一陣蟄息的生活。那許多被風光所蝕的顏面上，漸露出紅潤的豐腴來。植著三角旗的棚門口，值日的鼓聲響著，彷彿 Lyre 的弦音，引逗了一幫幫渴慕著征戰的父老們——

在這鄉區裏，居民都是七八代世襲的。他們的周圍被溪流，山巒，樹景，杜牧的詩所環繞了；便生出一種信仰：以爲軍伍，一如聖經裏所隱喻的那六腳動物，所到之處，前面是綠洲，後面是焦土的。當民國某年，這附近起著三十年來不會有的，彷彿頑童們在街對壘的一次戰爭時，瀏河的難民潮一樣橫過這地境來。這班可怕的人民全是攜妻挈子，見門搥門的。父老們遙遙的相見了，便感嘆說：「世界真反了呵。戰事逼得那邊河喫這邊河的。」

這一營衛戍軍開拔到此地來接防時，他們仍然把那驚恐臉藏了，不敢露出門，三天後，在一處公所裏，石營長擺了一席茶，將境裏的農會幹事，小學校長，區黨

部委員，商團代表等延請過來。……

黨委是一個習師範，而且帶著那麼副迎人的笑貌的，在席上，給這軍隊的來歷介紹了一番。……接著營長站起身，把他們的希望說了；自然，革命軍是與民衆素常合作的。民衆的福利是絕對保障的。

「啊，真是託蔭，」坐衆齊聲說。

「不用說大刀匪，」黃連長便應道，「綁票的都要經過我們審查的。」

中國人是一種和易的民族，喜歡在一種和易中交換利益。如有人將一元錢朝一個鄉民擲過去，他必得將它拾起，送回原主。兩天後，便有差使送公文到營裏來：他們屯出公所，學校，代雇了齋夫；糧貨八折批買；黨部在可能範圍內服從指揮——

軍民合作了。旗，遊行隊，口號，傳單，充滿了市鎮。反日工作一天天緊張了……同時，似乎有一種風，散開了這軍隊的一切傳說。「誓師羊城，歷至河洛，」

村學究們的文思也活動了……。「曾屯兵於賈誼宅，祭陣於屈原墓。」

各種環境似乎都已安謐了。同時在這連部裏，也起着一種祝賀式的風聲。那是——「連長將替母親做壽，李排長要娶親了。」

「客氣，」黃連長是維新的，聽了這話，便搭訕的說，「我的老母親還在柴門邊績麻哩。」

在排長室裏，中尉黃仕成和隋連副，也時常引據了這風傳去逗李雅亭。當雅亭的皮靴從外面急促的，發巨響的走進門來，露着那空惘而淡漠的神色時，連副便揚聲說：

「成績怎樣？」

「那是我的姨妹，老鄉。」李少尉將被在牀上一疊道，「國防時代，還想什麼壓寨夫人！」接着，他躺下來，翻開了儒林外史。

「雅亭，」連副便將那擺好了的象棋子寫景似的動了一顆，解嘲道，「你應該

拜黃排長做教習，學學填詞。賢淑的女士們，是讀李清照的詞的。」

「算了罷，」黃排長，有幾分秀才神氣的，解釋着，「在上海，要講歐化；英語會話，而且懂得大仲馬一流著作才行，」

「唉，大仲馬——」連副輕聲嘆了。「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啊。」

這時，如其連長闖進門，便將顏面抬起，道：「咦——又談戀愛？」「那總免不了，」如其這般應了，一點基督教徒的微笑浮到他嘴角上來。

當早操後或晚餐前，日常的圖畫展開了：黃排長曾習過六年規範——天剛亮，他便豎着腰坐在桌邊，提起腕來習顏字了。他用硃筆圈點三民主義，寫兩點鐘的家信，打一點鐘的新式標點。維新思想早已充滿軍人腦中了。

隋連副另有一種勤快；每天必到士兵室巡行一趟，出來後，照例拔出金邊的袖珍本，將鉛筆在嘴上蘸濕了，記載些什麼。他是連部，而且是營部裏的機密要人，閒暇時，又是棋手。晚飯後，他的棋盤在室中央擺開了：「再來一局，黃排長！讓

你「砲」一馬罷。」

然而雅亭却已變成一個幻想的，帶一點時髦，而又有幾分沈着性的人物了。他要看鉅本的說部書，將笛吹「湘江夜雨，」或者——「到市上去看看電影罷！」自從在六三花園遇見那六年前的故鄉的白衣影後，他又想起一種人生——幾乎是命運中幻變出來的

七 初次抗戰

當第七連士兵趕至防地時，關北的市上，呈着一種粉動後的嚴重與沈寂。店門全關了；行人已絕跡。探兵吹着警號，來往的急馳。十字街口的沙包堆滿了。輜重車往後防撤——……步隊四面出動：營長們和探兵們的馬蹄聲，連長們的口令聲繼續着。……

在佈防稠密的車站會議室裏，電光明徹如晝；高級士官在十分鐘接頭後，施放了緊急號令。直立在門外的傳令兵紛紛的走了。軍長，正和師長，在議案前的地圖上指示着聯絡線，對右方的團長道：「後防呢？」

「準備了。可是只有退路，沒有守兵。」

「憲兵營調動了？」

「幹罷，」旅長說時，將電話機取了下來。「嘿嚕，……南一八七七——嘿嚕，……×××……集合了嗎？……卿雲路，……嘿嚕，……西三五一，……調集了嗎，……要明天早上？……嘿嚕——嘿嚕——」

玻璃窗面忽顫抖起來，——被一股急突的，猛烈的，繼續着的炸彈聲撼動了。稠密的槍聲貫着，同時那衝擊破的吶喊前後密合了……

雅亭伏在沙包上，黑暗在他的眼前漸明亮了……他看見對面的街口，第一線士兵完全在後潰。——和一條鼓着喧聲的蛇似的朝這面移近着。連長在沙袋邊蹣跚了，叫士兵們上刺刀。這一定是一大幫混亂的衝鋒和退却——槍彈也用不着了。

西南角上，一輛突進的舊式鐵甲車帶着輕炮聲，朝這壁橫了過來。吶喊和馳驟後殿着。正東的街口，機槍聲密集了；一顆炮彈在距這沙包三十碼的街心爆炸了。

「我們給截斷了，」連長自語似的道。

接着又一顆彈，從這壁一個伍長發去的，正中在車的左輪前面。一個黑影登時

向街心顛了下去。那巨獸的速度突然減低了——當馬伍長的擲彈正落在輪下時，它退了一退，靜立了。正東的守兵忽和一抹雲似的，經過這壁壘，直奔了過去。……他們只有一排人，在這緊要的一刻，前去擋塞西南角被衝破的陣線……

正面的槍聲已漸漸移遠……石營長忽從後面馳了過來。……當黃連長引了這兩排士兵踏過沙包前進時，他的騎影已消失在前面那雜亂的光帶中了。……他們急步了一百碼餘，發現一輛電單車停在一所高洋樓門旁；兩邊倒臥着十餘具屍體。那司機的還在車座間掙扎着。炮手都被炸毀了；車的後輪已陷落了。……

這一條街完全落在沈靜裏。每七八步，街旁便倒臥着幾具尸身；雜了兩三處隱在暗地的傷兵的呻吟。

當這隊伍經過一所被炸落的店房前時，一個士兵忽吹了一聲呼哨。黃連長叫停了步伍，在街旁伏着。有七八個敵人藏在那陰黯的，坍毀了的牆基角；槍口朝着這面。……然而那一班可憐的落伍者登時被解決了。他們想逃走；但命運却注定了

死。「如果他們都是一些炸手，」雅亭想，「這兩排士兵早完結了。」

抵到第一線的鐵柵門邊時，那百餘守兵已在一種甯息的休憩狀態裏。他們看見這兩排人的旗的搖展着過來時，便發出一道歡呼來。在渴切的親密中，兩方合了伍；一股加強了的壯氣鎮壓着這一段防線……

雅亭憩下槍，叫士兵們合夥把堆集在沙袋前後的傷兵先揀了出來。中間大部份是敵人。爲了一種責任的同情，都被安放在店房下的站道上了。有一個日本兵只是哭着；他的兩眼全被炸傷了，而顏面却完整。這是一種奇誕的發現，幾乎使全部士兵都笑了。還有一日本兵伏在一株電桿下裝死；他的左膝骨中了刺刀。當這隊伍中的巨人——張猛費了一臂力拉起他來時，他發出一聲尖銳的呼叫：彷彿被人發覺了什麼秘密似的。

「牛——」張猛叱責着。「你真不識抬舉哪！」

「留心他的手掏手榴彈，」黃排長警示的道。

張猛完全解除了他的武裝。他的肩上配的是兩星的中尉章；嘴上還留着紳士式的鬍子呢。

在場四五十餘具的屍身中，他們發現了營附陸彬也在靜臥着。他的腹部被機關槍彈洞穿了；臉上顯出一種安息的狀態，彷彿不會覺到什麼痛苦。黃連長撫了撫他的額，爲了友情，嘆出一口氣來。他叫士兵將它安放在一處高爽的地所。雅亭在謹慎中，又發現一個日兵屍體，垂着胸，倚在一家雜貨店窗上；因爲被石營長的馬所隔，幾乎忘却了。這是一種可怕的現象，在他的右手裏，還緊捏着一顆已啓了螺旋的手榴彈，但他的胸被刺刀刺穿了。沿着腿，流了一堆血跡。

當時有一個守線的兵走了過來，將他手裏的險物扳了出來，收了機。這兵叫陳德山；他說在忙亂中看見這敵人衝進柵門，殺傷了一個第十八排的士兵，在這不當視線的窗下伏了；這是一個凶險的計策——大約當衝鋒隊跟着電單車突過陣線去時，他用這彈來解決這一堆守壘者的。但這計策完全沒有實行——因爲敵人一部份

始終不會突過那混亂的格鬪；猶豫中，以至被槍刺所刺。當時陳德山是沒有發現這彈在他手裏的。

這時石營長和一個連附從一家被炸彈洞穿的店門裏走了出來。他們兩人爬上了那家後面的露台，瞭望了對方的陣地約半句鐘。他警告着說敵人在一句鐘內一定再來衝擊的。他叫連排長早早預防着。臨行時，他說：——假若敵人來勢凶猛，我們先讓當鋒的鐵甲車駛過；再從後面擲彈去毀它的基輪。一方面，留兩架機關槍藏在那店門的隱處；如衝擊隊橫過去時，可以安靜的給他們一種不費力的解決。這幾乎是一種福音——因為士兵們的恐怖就在那鐵盜猛獸一無忌憚的轟過來時。

這守壘前臨着一條廣大的馬路的十字街口；街燈如畫的明着。左角是一家茶樓；這時，那俯瞰着這陣線的窗門忽開了半面，伸出一個頭來，張望着什麼。隨連附立即放了一手槍。那是一個好事而大膽的伙計；以為戰事平息了。

當時一個伍長發言道：「如果有對方的便衣軍藏在樓上；我們可完了。」

「不會的，」雅亭想了想道。「那他們早該下手。」

原駐此地的連長告示他們說：這是一個廣東人開的茶樓；在防壘初築時，已警告了他們要留的心。

馬路上異常的靜寂；平滑的地面反射着燈光。幾具屍體和些兵器散佈着，留了幾點不動的黑影。一隻獵犬從東面跑來，每至一屍旁便嗅兩嗅；繼而朝這面張望。

「那是一隻靈巧的東西，」馬伍長道「繼送了牠罷。」

「恐怕是敵方的偵探狗，」連附道，便舉起手槍來。這狗的確異常靈敏；當槍未發時，飛似的奔走了。

雅亭看見馬路當中一個黑衣屍身忽然掙扎了半晌，坐起身來了；如是不是在戰爭時，這現象真可怖極了。那是一個面孔全被炸毀了的怪物；而且左手只剩了半節——不會死，也沒有什麼痛苦的呻吟。巨人張猛幾乎詫異到笑出聲來，他舉起槍，發了一響；馬伍長急止着他，但那怪物已應聲倒下去。

「也是恩典，」黃排長道，「我想那人就活下去，大約比死還難受的。」

二十餘個呻吟著的傷兵已被送回後防去了。護送者也都是些微傷者；他們說，二十分鐘內敵人不來時，一定趕回防線的。兩個連長又命令著將那被衝散的沙包壘集起來。這次防禦戰，最重要的是它們，手機槍和擲彈都靠它們保障的。如其這些全用不著時，那是敵人的神通，雙方只有訴諸刀鋒了。

在西南角，仍然殘留著斷續的槍聲。

「如果日本人，」隋連附忽有所覺的，說，「乘了衝鋒時在對面蓋起了防綫，只要距我們一百碼遠，戰事便要了結一半了。」

「這怎樣說？」當時黃連長便問他。

「我們沒有後援，是不能衝鋒的。」

雅亭覺得這經驗是實在的。這方面得優勢的是得有一種自然人為的障礙來防守；用一單架機關槍便可虛張聲勢，將敵人攻却。日本人的掩護炮永遠沒有落到這

陣上來，兩旁的店房却大半破毀了。煙火在半空冒著，還可聽見一兩處被火焚後梁木樓板坍塌的巨聲。

有一個聽覺異常靈敏的二等兵，發現對面遠遠的又起著鐵甲車的轟動。大家都靜息了。

「不是，」黃排長低聲道，「雷。」

他們到現在才發覺上面蓋著一線被濃雲封鎖了的天，有些極微末的雨點沾到他們的臉上來。

「又有一夜落水鷄好做，」張猛諷訕的道。

「不會叫你打擺子（發寒熱病）的，」馬伍長用一句峻削的湖南話應著。

在兩夜中守壘，這是一種尋常而又輕易的經驗，雅亭想，較在太陽下舒爽多了。他記得兩年前守贛州前線時。一個士兵在大雨中被炮火傷了，便急忙的竄伏到一面低窪的泥潭裏。這可以暫時的，渾然的忘却身邊的痛苦。如果衝擊隊來臨了，

還可以觀賞他們在雨水中掙扎的那些怪狀——自然，誰都也把人類的同情全忘卻了；好像一個暴發戶當著鄰人面前感炫那勝利的微笑似的。

連長忽然警戒了一聲，在柵門旁伏息了。這可不是雷聲。敵人這回變了計策，幾乎和一羣偷兒似的，朝這面躡步前進了。他們的車，似乎有一種巧妙的皮輪，行時可以使人想到那是遠處大街上的喧騰。但他們一幫人，在街燈下，是黑懂懂的；皮靴著在水門汀上，震著一片極力在掩息的響。

這面，燈時開了十餘響的輕炮。但鐵甲車已橫過馬路，朝沙包直撞過來。六七個士兵被它的炮火所傷，倒伏了。大家都帶著警覺，開始去掏手榴彈……

在集中的彈火下，車仍然沒有受阻礙，直陷在這沙袋縫裏。這面的士兵狂喊著。當車正在沙包間衝出一口，猶豫的十秒鐘裏，那鐵甲車邊已被七八個士兵攀了上去。一個炮手登時在車裏倒伏了。後面的敵人蜂似的密集著。一陣猶厲的喊叫和豪聲立時填滿了這街市。

八 最後一輛京滬車

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一輛福特式的汽車從戰區裏直駛到京滬路北站來；在木欄柵門停了。一個白衣的僕歐跳下車，急行到售票房口的人叢裏。

「座位統滿了；」黃衣的售票員宣告了一聲，將票門關了。

僕歐從旁門走到票房，遞了一張名刺進去。上面寫着：三五公司經理——；售票員點了點頭，從打號機裏軋出五張頭等客票來。

當僕歐回到車旁時：車窗上的青綢簾啓了半面，露出玉娜那姣好的臉來；她將眼朝天張望着，說：「沒有飛機了嗎？」

「飛機來了有響聲的，」右旁的琇娜說。

「今天是好日子，」靠在前面吸雪茄的馮經理插口，「英美領事出來調停，太

「概打不成了。」

一會，他們下了車，徐步到月台裏來，他們的背後，市民已開始來往了。兩北一帶被炮彈所燃的房屋，還在熊熊的騰着火燄。輜重隊的行伍，軍伙，堆滿了兩旁街市。口令聲一起，便有一兩隊帶跑步的士兵經過。許多短衣的工人成羣的集合着；軍伍經行處，他們便將一挂燃了的邊爆拖了過去。

站台上似乎開慶祝會的擠滿了客人，行李。當琇娜攀上頭等車廂時，幾乎被擁出的人塞了下來。

「不要走罷，大概南京也住不成了，」一個北方口音的西服紳士在車下叫着。

「總比住租界好，」車窗裏，一個青年拖長聲帶說，「以後我們要正式做國民了；別打那些亡國奴的想頭罷。」

這使琇娜發出一些感慨來。她將這長身的美男子看了一眼。這時僕歐從過道中擠出，領着他們到第六號房。

「經理，」僕歐指着一個戴黑鏡的瘦紳士說。「這是楊次長。就叨叨光罷。」經理連忙拱着手走上去一步，道了寒暄。這位帶鏡次長將兩旁的空位讓出來，讓琇娜，玉娜和兩人的母親坐了。

「中國勝了，」一會，經理噙着氣說，「我想日本也該覺悟了罷。」接着他從銀匣裏取出一支雪茄：呈給座主。

「是啊；我們知道有把握的。」

琇娜的對面是一個重病的老太太，不時的呻吟着。她患了七年的胃痛；一夜的炮聲，却把她這宿病醫愈了一半。這時她也仰起頭來，帶啞聲說：

「中國勝了嗎？」

玉娜開始陳說他們的別墅的西牆角怎樣被日本兵的炮彈闖去了。飛機在房頂上繞著圈；只見一條白練掉進花院裏來，却爆炸在對街的一家馬房裏。接着起了一道可怕的慘呼聲，大概是一家八全中彈了。「我半夜看聊齋不會這樣驚恐過，」結束

着，她悻悻似的說。座間都感慨了。

「如果不停戰，我們都是保不了的啊，」馮經理的太太說。登時一個座客動了動身，對這老婦人看了一眼。

「戰是不應停的，」長於觀眼風的琇娜結束了一句。

一個紅面黑袍的老英國教士在門口停了，張望着他們。他手裏提着一個沉重的皮包，也像是從戰區裏逃出來的。他猶豫着，忽露出那乞求的神情，支吾對馮經理說：「For excuse」。

當馮先生豫備讓出座的一隙來時，門口那僕歐的大聲道：

「上膳車去罷，先生。」

這教士蹣跚的走到膳車裏佇立着。一個師部祕書將身邊的絨氈搬開，讓出座位來。

車窗外忽喧鬧起來。三個站員在月台上急馳着。

「停一會罷，停一會罷！還要挂車。」

有一個座客焦急的冒罵着。但被一個着便服的軍探把話打斷了。這軍探告訴他說：若不是軍事緊急，大約連這一踏車也不能開的。接着他打開一聽煙，送奉了他一支。

「謝謝，」這貂皮領的座客起身，便問這軍探的前方消息。

「日本軍自然敗了，」軍探猶豫了一會說。「他們太輕敵了。我們雖然有防備，但還是戰略不同。又是千鈞一髮的時機，人人都有勇氣。」接着他問這座客，是否逃難的。

「何必逃，」這座客將煙在桌上頓着，大聲說，「我倒覺得很不自在，——只恨自己不會拿槍桿。日本人把我們的工廠全燬了！三千多人的生活都斷送在他們手裏。」

「豈只三千多人——」對面一個留着范明克鬚的中年噉的說，「聽說日本人將

要用毒瓦斯哩。」

在他們的左方，坐着一個法國人和帶藍領結的安南人。他們醉了，叨叨的用流動的北方音談着中日應不應戰的問題。在桌中央擺着一瓶威士忌，杯都空着。一個着豹皮外氈的藍腫子馬丹和一個十餘歲童子軍裝的少年靠在他們裏面靜聆着。

「他們也是不得已而戰，」那法國人說，「雙方是一樣，我也不很重視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在今日好像受壓的輕氣球一樣，自然要爆炸。他們到上海，只是恐嚇，叫中國人安靜些！東三省平白的送給他好了，拉倒！要你們承認！是他們的土地共產主義。可是日本的文化不完全是學中國人的樣嗎？他們忘記自己的祖宗啦。」

「辛亥以後的中國文化；他們也嚙了日本的光啊！」安南人弛緩的說。「中國人不能不承認這些小應興哪！」

「噫——！」安南人的後面，一個體育家似的中山服青年回頭來叫道，「他們

有文化給我們？仁丹翁到處貼滿了。」

近處七八個座客同時笑了起來。

「還有一些馬克斯主義——他們用不着便搬送我們了。嗎啡，白麵，紅丸——這都是他們進的貢。」接着那半老的，帶方鏡的舊式紳士插入了一段。說着，他捏了一把鼻煙，在那稀散的鬍子上擦了。

「馬克斯主義是從日本來的嗎？」老紳士的同坐者，一個近視的後生說。

「對的，對的，」又一個座客點着頭說，「所有一切馬克斯主義的書多半是從日文翻譯來的。」

「全不是什麼馬克斯的問題，」這體育家的青年叫着，「如果日本不行帝國主義的手段；就送給我們一批肥料，我們也可以拿來種田。可是中國的肥料快給他們括光了。」

座衆又哄笑着。

在東首，一個美國人，領事館隨員似的，和一個黑禮服的中國青年紳士，因為開車期延長了，引起了他們的話端，開始接談起來。這隨員有一雙聰明的眼，和一抹柔細的短髭，而且時常用一種機敏和謹的態度看着一切人的。他的那廣額的中國同座者，却帶着北方人固有的沈着和自持的。

「你們全國都動作了，」這美國人徐緩的用北京音說。「我想在美洲的，對你們也應有同情。」

「是啊，」這青年紳士說，「我們很希望。雖然我們並不要任何國的幫助。」

「用不著幫助嗎？」

「自然，先生。」青年紳士帶一點咳嗽說，「我們是為國際信任，為民族獨立或者可以說是為國家命脈的生存而戰爭。這種事，在我們歷史上，頁頁都畫着痕跡的。」

「可是——」這美國人仰了仰頭，覺得有欠缺似的道，「你們總是內爭！」

「『Vill War』」這青年的聲音有點激昂了。「你們沒有嗎？你們沒有華盛頓和遮菲孫，脫得了英國人的管轄和奴視嗎？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內爭，都是昭示着一種文化的進步，或者為扶正一種紀綱而生的。——僕歐，兩瓶啤酒！」

「要等開車，先生，」一個茶役欠身說。

「——我們的黃帝，恕我抄襲一段歷史罷——那時歐洲還沒有文明，除開巴比倫利亞，——為漢族的生存而戰，驅逐了蚩尤。堯舜時代，早有了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夏禹，商湯都是一樣的。到了商朝末年，出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紂王，那是和尼羅般，把紀綱亂了；把兩千年來的民治思想顛破了，周武王便驅滅了他。……漢，唐，宋都是一樣的。」

「這些我都知道的。」

「請你原諒。……我們國家有一個特點：就是英雄崇拜。以上所舉的例，都是一些英雄，民族的英雄。因為中國人過於重視倫理了，所以一個英雄的存在，都要

合乎這一致的要求。但這種傳統到了清朝末年，漸漸受到外界壓迫；外界愈壓迫，這倫理紀綱愈破毀了。我們覺得精神文化再不能號召民族的信仰，扶正國家在物質上的生存了，才有了辛亥革命。我們革命的元首孫中山先生就是一個自覺者，一個先知；他設想用民族的覺悟的和物質的力把中國改建成爲和你們美國一樣的國家，而且還更進一步，——爲杜絕個人私產的發展，又倡始了民生主義。——這是使物質文明不致因資本主義而尖銳化，而崩潰的。這些，都是你們美國人沒有想到的。」

「噫——那未免——」

「任我繼續罷。於是我們才有爲抵抗外界勢力的侵蝕的對外戰爭。我們對內，也是同樣的意義：在中國，自然有一些腐敗的力量，爲着一部份的生存，而阻遏我們的目的的。我們要消毀了他們；正如你們的林肯所倡的南北戰爭一樣的。現在所不能達到的問題是，——當我們正在圖變之際，而忽來了外界的壓迫；這壓迫，首

先是日本的侵略主義。所以我們才不惜犧牲，作了這次抗戰。我們一致承認日本如再不顧及中國的民意，全民族的犧牲也許是不免的。東三省失去，已成爲全國全世界的恥辱了。如若他們再用一種強梁的手段要挾南方民衆受他們的驅使時，這可怕的打擊和機會可再不能放棄了。——」

「你們還要主戰嗎？」

「免不了的。寧可犧牲上海的繁華，不要失去中國的自由。」

「你們能料定勝利嗎？」

「不勝利也是光榮。」

這美國紳士默然起來，將雪茄煙匣打開了。

他們的後面，那英國教士忽把一本金邊聖經翻開。他對那因善意而曠廢的師部秘書斜睨了一眼，預備講給他聽——啓示錄中四個騎客的故事。他的教堂被日本人的轟炸機環繞了兩週，毀去了一頂，便以爲這是戰爭的結果。他想用基督教的浩大

的理由來說服這爲自由戰而爭的士官。

「先生，」他吐着那遲鈍的中國話，道，「你們都是主戰的嗎？」這祕書，已發覺他的用意了，將視線從窗外轉來。

「戰爭是可怕的呵——」

「自然，」祕書看住這教士道，「我們單爲了可怕而免戰，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教士沈思着；他將手指摩着聖經的邊緣，「會，道：『日本人固然不好，但中國人也應愛你們的鄰人呵——聖經上講過了。』」

「教士先生，」祕書的口吻有些沉重了，「如果日本人霸佔了你的教堂，你答應嗎？……我們將台灣，琉球讓給他；將大連，膠州灣，青島，朝鮮屬國讓給他，已經具有你們上帝的和平的意旨了。但他們還要強佔了東三省。我們還是容忍。」

「託爾斯泰主張——」在教士的對面，一個黑長袍的插口道，「仇人打了我們

「掌，我們讓他再打一掌。」

「是哪，」秘書將眼鏡取下來，拭着，繼續道，「我們已經讓他打了七八掌啦。這種事，在旁人是不看起的。國聯對我們沒有援助，也恐怕是爲了我們太看重你們教士的意旨了。」教士只微笑着；搓着兩手。

黑長袍的右方，是一個新聞記者；也開始告訴他說：日本是想集中全世界的視線，推翻了中國政府；然後再實現他的資本主義策略的。這目的達到了；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度，也可以伸過手來分一點肥的。——

這時，一個販報的孩子叫喊着一些刺耳的題目，急行了過來。他的後面跟着一隊灰衣的，帶着塵土和疲勞的士兵，直撞了進來。首行的一個士兵，挾着一包傳單——十九路軍爲抗日而宣戰的宣言，迅速的分發給兩旁的座客。後面跟行着十餘個荷槍的，和排長李雅亭。

雅亭在師部秘書面前站住了，說：「有軍符嗎？」

還留着八字鬚的士官並不會起身，將口袋裏的符號拔出顯了一角。

「後防撤消了嗎？」接着他抬了抬頭，低聲對雅亭問。

「不會的，」雅亭急急搖着頭，「我們犧牲了三百人。第一營陸營副，張連長，和第三營林連長，譚連副都陣亡啦。這仇不報是無天日的。」

秘書皺了皺額，有些嫌他的語病似的，又道：

「你們這一營沒有動作？」

「我們星夜趕去的。到第二日早上，合憲兵連警察隊一併才撞破了敵人的陣綫。」

「後防——」

「前天起在房家木橋一帶掘壕——」雅亭低聲說；跟着士兵走出了膳車。

這時月台上發出一陣急促的口哨聲；車箱搖了一搖，車頭已挂上了。在朦朧的車窗上，可看見送行的舉着帽和手絹的搖拽。……一個粉面美少年，沿着車箱馳跑

着，一面瀏覽那露在窗口的人首。

「玉娜，玉娜！」在頭等廂第六號窗面前，他站住了；將手裏一包糖菓和兩封點心匣遞了上去。

「啊拉，」玉娜伸出首來，一面接了，「你不怕飛機嗎？」

「看你的面子，」少年的兩臂擱在窗沿上，有所留戀的瞧着他的情人的腫子。

玉娜佇立著，頭微低下來。

「威靈吞，」她忽而清暢的說，「你天天過清爽日子，爲什麼不到前線去呢？」

愛國軍體！」

「我打算加入復旦大學義勇軍。」少年拭着額說，「你能給手給我嗎？」

「什麼——」這少女急忙道。「規矩些！下次再到前方來當你的看護罷。」

九 別——

少尉領著士兵，走下車時，他發現月台上的送客們中，一個藍旗袍的影——在張望著他。

「呵，麥喜，」他近旁去，朗聲說。

麥喜手提著一隻綠帆布箱，帶著憔悴，只是佇立著。

「買到票了嗎？」

她點了點頭。

火車頭正甯息的吐著汽。發令員拖著兩色旗在等待着。站員們來往的巡行；其中一個將號鈴倒豎着，捏着那鈴繫。站台上的鐘針，距十一點只差五分了。

麥喜想要離開他；提起箱，但又放下來。

「我送你上車罷，」雅亭伸過手，對她說，「不能再遲啦。」

「不用，你爲什麼不同^我去呢？」

少尉有些困惑起來。他看了看她那蒼白的臉，知道她又爲着什麼——大約是戰事罷，憂慮了。他想出許多要說的話，但一種壯直塞在胸臆間，迫他忘記那些情緒。他對她說：

「你到南京後，我也許不再來看你了。」

「真的嗎？」麥喜幾乎是好奇似的回過頭來。

「自然。你知道我們昨天的戰事麼？」

「怎樣？」

「不用說罷——」在下句，雅亭把銳氣略略嚥住了。

他知道麥喜有些奇異他從了六年軍，爲什麼還是一個步行著的排長。他覺得這理由太平常了；說出來要使人打盹的。決不是爲的女人——他的心中，似乎連她這

初戀的情人也將忘記了。……然而他却生出一種同情來，以爲麥喜自從那年以後，只是一人在外奔波着……

「你到南京以後，」他想起了，「你的令兄一定會來歡迎你的。」

「歡迎我？」微微的欣悅露在她的頰上了，「什麼事？」

他想不出什麼續語，預備離開她。那幾個士兵的影已快在車站口消失了。

「雅亭」忽而，她露些感慨出來，「我們都是不幸的。爲了生活——一切都犧牲了。你爲什麼——」

「我現在是爲了國難，」他截斬了她的話，「講什麼生活！」

「自然。我希望你振作！」

她把這話停止了；一個着黃呢大氅的後生從人縫中急馳了過來，叫着；「快上車，快上車！」

「票買了嗎？」麥喜問。

「買了。」那後生露出腕間的手錶，看了看說，「只差三分鐘了。」

鈴聲在弛緩的振著了。雅亭，這時忽生出一種不可抑制的憤怒來，幾乎伸出手，把那後生捏住了。他想打他。

「雅，」麥喜的臉仰著了，說不出一種什麼表情，「以後珍重罷。」

他沒理她；然而在他的眼裏，麥喜已體驗出了那一股怒意。

「把提箱拿起呀，」她幾乎是用鄙夷而憤恨的聲音指揮着那後生，「衣包呢？」
「已放在車座上了。」

那後生看了她一眼。她沒有回頭，沒有續語，也不會告訴他這人是誰。少尉幾乎是在冰凍似的感覺裏，回轉身，朝站門急走。

「雅亭！雅亭！」後面叫着。

彷彿有一種悲聲，在汽笛的嚎叫裏，隱到車箱去了。

一〇 炮火中的旅行客

二月四日下午二時，南京路一家公司的屋頂花園上，在沈濁的天氣裏，又聚集了一班班來觀望開北戰事的遊人。他們都是抱着那安閑態度的商賈，流落在租界裏的貴族和政客；當戰事因英美領事調停失望而再起時，他們在一種頹敗的情緒中，由皮沙發上跳起來，似乎覺得人生又帶着濃烈的意義了。他們離開溫煖的汽爐旁，升到這水平線上的頂點來；皮裘迎着冷風，瞭望鏡朝着那隱在騰騰濃的火光和煙影……

戰事爲什麼再起了呢？

「……邇來日人之對中國，」英租界一家大報紙——這是這班遊客大部攜帶着的——在它的社論欄解釋說，「如一九一四年德人之對法也。當歐戰初起時，繼

人欲逞其野心，於兩週內驅軍直抵巴黎，一年內實現其三B政策。然事初肇而被阻於法邊境要隘之防軍，乃不得不取道比利時，炮毀其中立……日人此種陰謀已實現於東三省矣，而又欲以三千軍衆，一夜之時間以佔我關北，直瞰南京……五十生的炮火之力，未嘗能克服人心之憤激與敵愾心也……」

這是可能的嗎？在它的新聞欄裏，抗日救國會宣言說：「除非我們將國際信譽完全抹煞，將軍人職責整個犧牲，任國民希望與熱誠冷卻，坐視疆土分裂，利權喪盡，這限期退出防地之通牒是可以接受的。日人在他們的軍閥主義陣鋒之下，以爲中國可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但我們要自信：這種誇炫式的野心，未免太空睨一切了……」

自然，國民的熱誠在幾天內擴大了。售賣中外新聞的童子可以無攔阻的登上這屋頂花園來，用犀利而誘惑的口吻兜攪着買客。中小學的男女學生，在那輕巧入時的服裝與態度下，接收了那些中國馬丹們從精巧的提包裏掏出來的愛國捐款……

玻璃房的咖啡間侍女，將一週所積下的脂粉錢，無所謂似的扔在他們的捐款袋裏，說：「啊！中國又勝了……多麼寫意啊——」

這屋頂花園的大理石圍欄四週，觀客漸形擁擠了。僕歐們爲討雇客們的利益，將許多大餐棹搬到園中央來擺着。玻璃房的左角，許多丁香和月季花盆中間，三個洋行買辦似的西服青年在爭論什麼。他們棹上的香檳瓶已空了。後面，一個威廉鬚的旅行家正瀏覽着泰晤士報。侍女將咖啡捧過來；這旅行家那淡灰色的瞳孔抬起了，問道：「

「從這裏到吳淞怎樣走？」

「先生，」這侍女躬身道，「吳淞是戰區！不能去的。」

「我知道，」這旅行家用一種自信的口吻說，「那裏開了炮戰。我是在中國很久的，很明瞭中國情形的。」

「你是俄國人嗎？」

「不——你明白你們中國會要打敗仗的嗎？」

後面那著暗褐色外套的青年，他也有一副歐洲人那麼嚴重的神情，走過來表示親密的在他旁邊坐了。這旅行家告訴他，是打算去參觀吳淞的戰地的。

「蒙修——」這青年彷彿是警告着，「昨天的日本軍艦被我們打沈兩隻了。這只是一天的成績。將來還不止此呢。你要到戰地去，可有我們的軍事通行證麼？」

旅行家皺了皺額說：「我不是法國人。可是我有日本國的戰地通行券。」

「這到中國陣地去是要被捉的。」

「我還有荷蘭國領事館的護照。前天我們從澳門來。」

這侍女插口道：「我去替你找一位中國軍官。」她拔了門，擠到人叢中去了。

在這大露台西部鄒哥地克式的瞭望亭上，因為得了公司經理處的特許，曹副官長和便裝的軍探陳元，軍部顧問姑里治攀上了那最高層的站處。……風的力量愈形浩大了。遠處的朦朧將這高低雜陳的上海市包圍着。朝東北俯瞰過去，可以看見正

冒着濃煙的十餘艘軍艦橫陳在靠匯山碼頭的江心。

「是難辨得出那是吳淞！炮聲……」副官長將望遠鏡放在眼上，道。他朝江水的曲線望過去，只見一片雲影，承着一陣陣輕雷似的震動。……

「大約正是激烈的關頭，」軍探道。

姑立治帶了一隻柯達克的攝影器，開始去拍綿延在閘北一帶的煙火。那裏的炮聲漸稠密了，承着高壓的天氣，如地震似的搖顛着；可以判出一條界線，分別那天堂和地獄。戰區的屋頂似乎大半脫落了，好像羅馬的故宮的遺址。荒涼帶着熱烈。

「他們這次總攻，」副官長迎着風道，「如果先解決了吳淞要塞：閘北也完了。」

「沒有那麼容易，」軍探道，「三號的炮戰，我看見他們的五十生的炮彈全超過了我們的陣地。設若這露台起在張華濱一帶，我們可以發現那只是一些石子擲在

土崖上。他們的炮口好像起了鏽；子彈灌了水。」

副官長笑了起來。

兩人又朝着正北的鐵道交叉點望去。三四架飛機平着這瞭望台的基點在那面環繞，好像一羣尋找着食物的蜻蜓。

「從北畸角發來的響聲，」副官長道，「就是八字橋的炮戰。」

那是一帶半空曠的地所，亂陳着一些不斷息的，忽灼忽滅的煙火。」

「八字橋——」軍探似乎嘆道，「日本人如果在二十八號晚上就開始包抄，我們今天用不着出租界了。」

「是啊——他們把我們當孩子耍。」

兩人的語音漸漸被空氣的搖震封鎖了。北車站附近的火光已密厚起來。他們下了瞭望台；遇見兩個英國海軍官迎面走來。姑立治和他們拉了拉手，——露台上，觀衆愈擁擠了。有幾個白俄人，從戰區攝來一些影片，在紳士們面前叫賣。那些大

餐棹都坐滿了人。鐵欄的天橋上，三四十個綠呢制服的英國陸戰隊排列着，也在望戰。

「曹先生，」那侍女從人縫中擠過來道，「有個外國人要見你。」

她領着他們到咖啡間來。裏面，一處座位也沒有了；都被一些華貴的紳士佔着。炮聲將玻璃震成一片凌亂的節拍。那個旅行家站在過道的中間，當侍女指示副官長給他認識時，他迎了上去。軍事顧問先用英語和他談着，對副官長說明了用意。

「斯坦因先生，」這帶笑的軍官道，「那恐怕是一處誰的生命也沒有保障的所在。在停戰的一兩句鐘內，是那裏都可以參觀的。但我們很難斷定，什麼時候沒有危險的。日本軍的發炮看不出有什麼用意。我們的人死得很少，但房子街道通燬了。你就有守壕的經驗，也難於找到安全的地點的。」

這德國人沈思了一會，搖着手道：「不要緊，不要緊。」

他們下了電機，踏進停在公司門口的汽車。炮聲漸漸縮小起來。首先，他們遇着一些捐款學生，被巡捕們驅散了。許多卡車收集了一幫遊移在各處的難民，沿了馬路慢行，拖着一片啜泣聲。三五班救護隊，抬着日方負傷的士官往醫院送。……街堂口，中國的工人們在發着傳單；當巡捕的影一顯露，便在裏面隱匿了。

「如果沒有租界，」爲了同情，這顧問感慨似的說，「日本也不致這樣明目張膽。」

「自然，」陳軍探一面朝窗外瞭望著說，「但當戰事發生時！大部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倒是藉它保障的。」

「這就是我們的弱點啊，」副官長嘆着。車出了南京路，朝西藏路北頭駛，一剎喧騰都被炮聲隔斷了。當經行至一處鐵橋時，車停了，兩個全副武裝的蘇格蘭兵站在車旁；巡捕走上來叫他們出箱。姑立治遞了一張名片給他。

「我們是去參觀戰事的，」德國旅行家說。

這查問免了。車到馬路口時，一種雜亂的現象漸漸畢露了。那兩排中國店家全歇業了。沙包和鐵絲網堆集在木柵門的兩首，又一批蘇格蘭軍檢查了他們許久。一帶華地，蘇州河的北岸，聚集了千萬數露天坐立的難民，他們兩天沒有障礙了。每一條街口，幾個中國哨兵來回的踱着，彷彿炮聲在他們的靈魂中已安息了。他們看見這車，便上來盤問。曹副官長將軍符從襯衣袖口裏露出來，免了檢查。車停在狹隘的街口。步崗都滿了。下了車，四人一并走進司令部。

「斯坦因先生，」一會，軍探從旅長室走出來，道，「我們的長官都不能分身，請你憑這張護照找一個本地人作嚮導罷。」

這位好奇的德國人，在門旁蹣跚了一會；一個排長領着一個右手被傷的兵士，和一個充便衣隊的碼頭工人走來，說：

「老先生！如果碰了危險，我們都是不負責的。」

三人出了街口，走到一面土塲裏來。那裏支滿了後防的營盤；許多調回的士兵

在裏面歇息着。兩間民房裏，齋夫們在做着軍食。民房的附近，搭着一面廣闊的竹簾蓬，那是安放軍伙的地方，無數匹戰馬和搬運車停置着。……

「傷兵醫院，」這前行的便衣軍指着一所學校說。

走進門口，斯坦因先生遇見一個西洋的和三個中國的新聞記者。他們談論一些什麼，騎上自行車忽忽的走了。

十餘個救護隊，抬了三四個傷兵從前方回來。

「胡排長，」當前的抬牀上，隋連副忽掀了被轉過頭來叫道，「日本人的炮火有幾分把握了。弄掉了我兩個腳趾。不是站不穩，我還不打算回來的。」

院中央擺設了幾張坐椅，兩個帶傷的士官在曝着太陽。中有一個着黑制服的，應道：

「那太巧了。你們傷了多少人？」

「十來位罷。這算不了什麼；所怕的是開北變成了平地，我們可沒有保障了。」

當這兩三個剛回的負傷者被女看護扶進內院裏去時，四個傷口剛痊的士兵迎了出來；他們仍然要去上陣的。一個的額骨破碎了一處，包着半邊頭，好像那獐狍的亞拉伯人。一個的肩胛傷了，一個失去了左耳。這於他們似乎都不關重要的。

這慈祥的德國人在傷兵臥房裏，走了一週，對那領行的便衣軍說：「你們中國軍人都很苦啊——」

因為連震了七八響炮聲，那旁邊的士兵停了一停，道：「我們不喫麵包。如果要在陣綫上守三天三夜，非糙米飯就要挨餓。」

斯坦因先生會了意，帶詫異的搖着頭。

那便衣兵指着東頭牀上一個傷了前額的士官說：「你們外國有這種事嗎？這官長的頭炸破了，他馬上解下裹腿包了，再殺到火線上去；七個日本兵被他砍傷了。」

「他是蒙古人嗎？」這德國人將那正在沈睡的傷者端倪了一會，道。

「南方人 他姓潘——潘排長。是第二營的。」

這時忽連着兩處徹人內臟的爆炸聲，將這房屋的牆都搖震了。窗上立即掉下了一塊玻璃來。

「這飛機真太大膽了，」一個女看護怔了一怔，說，「再過去四百碼，就要掉到租界裏。」

「那更好，」一個醫生應道，「讓那些蘇格蘭軍加入我們的戰線。」這是一種同情；幾個傷兵都笑了。

醫生們忙着診察，對於這毫不動聲色的參觀者却忽略了。……斯坦因先生跟着嚮導，踏出門，又遇見一批救護隊抬來三個傷兵，一個市民和一個救護人。這救護人的下顎完全炸掉了。他們說這傷者和這批隊伍前行到離陣線約有五十碼的一所店家門口；那牆忽坍了下來，他的腿部被埋掩；在一道被擋阻的爆炸聲裏，奇巧的把下巴失去了。旁的七個全沒有受傷……這市民却因為恐懼飛機，張了一把傘，走出

街來；他以爲至少機上的炸手是分辦不出傘下有人的。然而他的轉角處，地上忽穿了一洞，他叫了半聲，便倒下去暈了。……

他們談了一會；那便衣兵把這情形對斯坦因先生說了。

「這不很平常，」這旅行家點了點頭道，「我在瓦薩前線時，曾看見一個人的腸子挂在樹頂上，頭却被土埋了。」

他們領着斯坦因先生走來，往左向的街走。街的盡頭，有一所低矮的土坡；上面停了三輛從敵方奪來的鐵甲車和十餘尊野炮和鋼炮；上面都罩着黑布。又一輛重炮，輪軸被炸彈毀折了。……一座半舊的洋樓，門口把著一個守兵。當斯坦因先生經過時，那便衣兵對他說：

「這裏沒有可看的。全是從敵方奪來的軍械，沒有用；都收——」下句被炮聲截斷了。

「沒有用？」這旅行家訝異的說。

「日本子彈不合我們的槍；槍不合我們的子彈。我們把這些搬到前方去，要喫敗仗了。」

轉出這土坡時，一隊跑步着的士兵，由一個連長領着，橫過他們的面前。他們都帶着興奮，槍托碰在腰邊發出那有規律的聲響。附近又起了幾聲爆炸，似乎祝送他們前行的勝利。斯坦因先生正嘆着時，忽聽見一片歌聲。兩個孩子從那洋灰牆腳的洞裏扒出半身來，嬉悅的唱着。

「那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便衣兵說，「因為想中國人打勝仗，就唱搖搖歌。——」

「關老爺守關北，」旁行的士兵應道。「趙玄壇守吳淞。」

斯坦因先生不明白這典故是什麼用意。

「那是指我們的軍旅長和吳淞要塞司令，有古代猛將的英靈託身。」便衣兵解釋了；接着他一把拉了這德國人的臂膀，奔到近旁的牆彎裏蹲伏了。一架機飛，好

像沿着屋脊的鷹隼似的，顯了一顯，竄走了，拖下來一抹汽油臭。遠處起着六七響尖銳的炮聲。

「那是高射砲，」便衣兵低聲道，「這飛機可保不住。」

他繼續告訴斯坦因先生說，在一天內，日本人有四架飛機被射掉了，好像打雁子。……這時，前面又來了約莫七八十個由前綫回來的憲兵伍，稱言一天兩夜沒有進食了。還有一些沿街巡行的短裝漢子，都朝這德國人端睨着。

「袁得凱，三五公司起火了。剛炸毀的。」一個粗短的漢子遙遙的對這便衣軍說。

「又傷了多少？」

「那是一所空房子。中國人是有福氣的。」

斯坦因先生很奇怪他們爲什麼這樣喜悅，在這嚴重的炮戰裏。如果在這裏能駐下半月，他想，一個人的耳保不住了。他又看見兩個作平民裝的少年，坐在一家門

盤上，賭着骰子。一個代表中國，一個代表日本，那黃瘦的勝了，他的對方咆哮起來，叱他爲賣國賊。終於又賭下去了。……當他們抵到一帶靠近鐵道的市街時，對面又來了一批調防的步伍。這些奮戰者都顯得異常疲憊，却依然振作在秩序裏。其中有三個是再次臨陣的傷兵，有的袖口，襟邊沾着血跡。在後面，跟隨着那豎着腰坐在馬背上的軍官，時時用瞭望鏡向空間張望。

「營長，」這嚮導的兵士在馬前立正道。

營長看住斯坦因先生，問着這士兵。他將這參戰者的來歷說了。營長下了馬，和斯坦因先生拉了拉手。

「你們的後防我看過了，」這德國人致敬的說，「很有能力，秩序也很好。」
 「密斯忒斯，」營長似乎不受這抬舉，帶響亮的道，「前方不用去了。就在我們所站的地點，性命也是難保的。……你是打聽戰地的新聞嗎？報上載的很詳細，不必再求確實啦。」

營長兜着馬走了。這真是一種奇巧——在距這地點四十碼的鐵道旁的窪地，一顆炮彈炸了。將泥土掀到斯坦因先生的頂上來。那便衣兵作了手勢，叫他回來。他說，在日租界的瞭望台上是可以看見這一帶平地的人影的。營長的隊伍，就是這一彈的目的。旅行家猶豫了，只得跟着兩人往西南角走。……

抵到一處街口的柵門前，斯坦因先生停了步，道：「你們能到吳淞去嗎？」——「那得坐飛艇，」便衣兵帶嘲諷的道，「日本人把天通菴車站全燬了，」——說時，他噲了兩聲；一口風，將後面牆裏被炮火所引起的濃煙吹了過來。

一一 八字橋之役

第七連從後防調來，合原駐的大刀連伏息在房家木橋的據基裏已一夜了。他們伴着一週的糧食和子彈；等待着災難來臨，和它抵抗。

順着鐵道望去，一片將熄滅的煙焰，又被炮彈燃着了。如果沒有時斷時作的雨，連那些洋灰的牆壁都焚化了。每逢爆炸處，黑燄，木屑和泥土便衝到三四十碼的高度。從較近房屋裏發來的重炮彈的力量，可以將一些碎碗片，磚瓦，破布飛落到這半英里外的壕邊。……他們從沒見過炮火有這麼偉大的破壞力的。

「我們打仗，」黃排長嘆息說，「就敗到東京了，也不會想到用炮打毀民間的房子來報恨的。」

更甚於此者，一個二等兵告訴他，在北四川路衝鋒時，曾看見敵人用槍挑着一

個市民的尸作盾牌的故事。但這小小悲劇的扮演者終於給炮火炸燬。天的眼看着的。

「日本人永遠沒想到我們都是從苦戰裏逃脫出來的，」雅亭道，「他們以為中國人打仗好像八股先生下棋一樣；有一步讓一步。——如果我們不作惜自己的房子，他們的炮早讓我們炸光了。」

天還不會亮，北車站西頭的吶喊聲又起了。黃連長由壕裏扒出來，叫各排排長點着名；隋連副帶的第一排，由馬伍長代理着。這一排點了三次，少了一個二等兵陳德三——有人還記得彷彿昨夜還在。

「前天過青雲路時，毒死的，」第三排一個士兵報告說。

這才使連長記起這不幸的人是中了硫磺彈死的。那天他們都堵着鼻；陳德三却要彎下身去拾一隻日本兵遺下來的皮夾子，把沿着街面橫流的毒氣大意了。……到後他被搬進醫院，面孔和古銅一樣黃僵了。

一通宵的炮火，又失去第二排的一等兵于鐵拐；他在敵方炮彈集中時，偷偷的扒上壕去找磚頭來劃火柴吸煙。半晌不見縮回來；半邊面孔炸去了，腳還露在旁站的士兵的耳邊。

「白莫，你留神些；」馬伍長發現了這慘案，幾乎是狂叫着，「腦毛是點不着火的。」

曙光真是和平的福音：好像元旦日的五更，槍聲開始繼續靜止了兩句鐘。死一樣沈寂壓了下來。……守夜的一排人預備進壕基去憩息。

「兄弟們，」連長制止了呵欠說，「替值班的搬子彈罷。……還有十來分鐘久。」

這並不是讖言，東南角的炮聲不久就起了；半口茶之久，距這面二十碼的鐵道上，爆發了一彈，將些鵝卵石掀到壕裏來。士兵們都把呼吸停止了，等候着這次的命運。……前後周圍四百碼內，一切甯靜都離去了。有一處爆炸聲突發時，不知從

那裏帶來半具貓的尸身，正落在壕邊一個士兵的前面。它的眼還亮着；腹肚以後全失去了。後面的木板頂上連着了兩彈；一顆未爆發，一顆却將它點起火來。這猶猛的炸烈聲，將西角的壕面全燬了，將第二排士兵臥洞坍成平地。一個士兵的髮毛燬去一半，却沒有受傷。這真是奇聞——他又中了馬伍長的讖語了。

這災難過去後，黃排長道：「我們又得打勝仗了。把刺刀擦亮些罷。」

這一次幾乎有六七百生力敵軍朝這面的平原蹙過來。士兵們的臉都直了，注視着面前黑影擴大到相當程度。四個機關槍手尤其喫力；只等着連長的口哨發音。十分鐘內，那壁起了喊；當鋒的三輛鐵甲車在六十碼外的陷坑前停了；炮火朝這壁壓。……擲彈兵都束手起來。

「爲什麼不再走前兩步呢——頂上生眼了？」一個士兵焦慮着道。

「老鄉，只怪我們傻氣。陷坑上不該鋪些蓆子。把消息洩露了。」……接着，五六人已離開了槍柄，在壕邊橫陳了。

「搥罷，」連長喘著氣說，「再延長半點鐘，我們都完了。」

雅亭在斜角連擲去十餘顆彈；一輛車被轟走了；這是沒有用的。……張猛忽擠到連長身邊。在他那簡單和熊似的腦裏，却出了一條計策，登時教連長和雅亭恍然起來。他們各自領了三四十個炸手，從壕的左右角扒上去，乘着夜色未盡，直滾到離車約有三四十碼的側旁。這是一條應時之計，如他們被發覺了，或如果沒有機槍的彈力隔遠了敵方的視線，這許多生命都是保不住的。一輛車的炮口登時被炸毀了，一輛車缺了頂；——它們開始退陣。敵方的前鋒却遙遙的吶喊起來。

兩排人離開戰壕，緊跟着車的後面上前衝去。雅亭和馬伍長乘著左右兩方……在各人的記憶裏——離壕約有三百碼處，有兩帶坍塌的土牆。如果壕邊的機槍聲停止了，致敵人佔去了那險隘，這場戰爭又將開始不幸的延長了。……這牆，只要兩個機槍手先達到了；立刻便可把勝負判定下來。

馬伍長立即抵到那目的地，敵方的佔領者幾乎是被緊緊跟在後面的大頭王起用槍

柄剝碎的。那些剛發的子彈將近旁的地面擊成無數的窟窿；他們的機槍還不會安穩，也許是着慌了，也許是初次試槍的生手。……馬伍長把著那隘口，敵人的進展線漸漸紛動了：他們知道在伏那裏沒有用——已失去進攻的機會，同時又不能退後了。

一陣劇烈的，咆哮的炸彈戰起了。鐵甲車頂上的炸手和潛伏在那一帶顏垣下的炸手對峙着。敵人都散臥在地面上；他們的命運似乎完全被剝削了。馬伍長的機槍手在等候他們起身逃走。自然，一個士兵當隨着三四種危急時，只想擇那最輕便而能免去麻煩的——讓炸彈激起土來，將自己的恐怖和身體而併埋了。敵人唯一的依賴都在鐵甲車了；但在彈攻之下，它也只盡防禦的工作。……平穩的，準確的，一個機槍手開始朝對方的擲彈處響著。……形勢又劇變了：鐵甲車向這面衝來——他們發覺彈火是單從東面發出的。它用全力來對付這機槍手；如果再移近五十碼，上面的擲彈便安穩的落到這斷垣下了。

馬伍長領着兩百餘衝擊隊離了車的炮口，隨着那忽從地平線上擁起的敵人。他們全靠刺刀鋒的力量了。雅亭背後的擲彈手都是攆着大刀的——這一百餘人趕上去時，才把馬伍長兩排在將要被圍殲的情勢中解救出來，可怕的喊叫和炸聲混合着。……鐵甲車的炮手都露出身來，隨着初放的陽光，甯息的看着這場混戰。他們發現一種麻木的，笨拙的死亡在他們的隊裏增加着——一个大刀手甚至將七八個槍手都解決了。

雅亭在急進下，發現自己的腹裏陷進去一塊冰冷的東西——一個落在他視線底敵兵的槍鋒抵着他。他叫了一聲，仰着身，血刀立即脫了出來；在地上攤臥了。……一百餘的敵兵從大刀隊的包圍裏，衝出一條道，預備去搶那百碼外空洞着的據。巨人張猛，濡了一身血，和判官似的緊跟着他們。大刀隊捨棄了那往後退却的一部敵人，嗚呼着，競跑似的朝他們的進行線追趕……鮮紅的太陽映着他們那赤銅色豬厲的臉……

一一一 京浦渡輪下

當八字橋的敵人最後退出陣地時，下關的京浦渡江輪開始嗚嗚的嘶喊了。

沿着三處碼頭的江岸，站滿了旅客和送行者。軍樂隊和衛隊連把守了兩岸的渡頭；國旗在迎人的和風裏搖展。當一隻隻全部繫彩的船啓纜時，那浩大的送行曲和歡呼聲在空氣裏震蕩起來。

「大老闆，咱們的房租得減價了，」一個旅店的送行伙計說。

「是啊，」那肥大的商人應着，「讓我們清閒些也好。」

第二趟渡輪，是拖着兩隻駁子的，好像一個逃難的捧着兩件行李，不耐的在岸邊靠住了。人都擠着往舢板上擁。一半是眷屬們；孩子在中間喧鬧着。婦人的喊聲，挑夫的索價聲以及紳士的叱罵混和了。

船艙是籠統的，一半被行李佔去了。一個旅客帶了八件，在艙中心擺開了；舒適而自滿的躺在上面。……因為北方少有水禽，有那攜着五十斤燒鴨子的。一個太太，在她的被包裏放了半斗暹羅米，網籃上硬嵌了十餘瓶南醬酒，異樣張膽的對那矮小的送行者說：

「阿滿，拿這個送送人，比十兩黃金還愜意哩！」

五六個小姐們，繞着一根柱圍站了，討論着一些人品問題。她們看見一個西服的青年紳士矗立在坐艙的門口，遙遙的望住她們。她們中間那有寶釵似的丰姿的，異樣的流盼了他一眼，轉過身來說：「上海早一晌時與帶藍領結了……真有些害臊！」

「我覺得紅色倒很乾脆，」又一個應著。

一個長袍少年唱着愛國歌；他將腰帶的兩頭在船上攔繫了，靠沙發似的坐在那裏，以為這比戰爭還英勇。他的同伴撐了他一把——使他竟逃開了驚險，叫道：「

矮子！別惹到我身上來了。」

有些客人不慣於旅行，當汽笛一吹時，喉便和哭般的嘶啞了。他們的女人都帶着神經質，以爲國真亡了；嚴重而悲傷的教訓着那些在別離中的孩子。……他們面前的點心匣和葡萄酒瓶堆滿了，常時因阻礙了過客的脚步而露出怨恨來，把那些拉長音調道謝兼道別的話截斷了。一個孩子異常驚訝他將要去的地方，說：「那裏的人是什麼樣呀，爸爸。」

拖駁上，都是一班落伍的行客。他們有的冒咒着管渡頭的人刻薄，竟會把這樣沒篷的光板給他們坐。「我花的也是錢呀！」他這麼響亮的叫着。許多人都朝半空看，只恐怕天下雨來，把他們的衣服弄濕了。有一個老翁卻沾沾自喜着，因爲他帶了一把有院長筆跡的扇子，說：「天不降福，我也只好犧牲了它罷。」「是啊，」他的老伴應道：「到這時候才有犧牲的價值！」便同時笑起來；這快樂的一半因爲他們佔了一處好坐位；在平時，是眼看着要讓青年人搶去的。

當船快開時，靠在碼頭的兩個有鬚的紳士開始舒暢的議論起來。

「我們遷都，是國運復興之兆啊，」那戴黑絨帽的嘆息說，「自古建都必在中原；何況洛陽有龍門之勝，潼關之險！摩天佛鎮壓了山河，白馬寺留遍了史乘。」

「老友達仲曾說：那裏的東門有一塊古碑，留了三千年來的文化紀念。」

「那不是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處嗎？」

「是哪——儒道兩家賴以並行而不悖。」

他們的旁邊有一個青年紳士只是仰着臉；因為他覺得這次遷都決不是這種理由。那是打算一則在日人的炮火之下，避免亡都之慘；一則可以把江南文化移到中原去。他聽說潼陝內地的人還不會見過高跟鞋和紅領結；不會見過教堂裏男女的文明結婚。他們住在土坑裏，把銀錢藏在壁隙；——這是沒有工程師和銀行經理之故；用土鉢盛着蕃薯麵和高粱粥是沒有做英法大菜的庖師之故。自然，這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那地方能叫日本人的轟炸機一去不復返的，」一個聰明的說，「不是爲有高射炮，却是沒有那麼長的汽油。」

他們有的將話轉到國際聯盟的問題上去了。

「政府要求他們的同情，」一個黨員說，「是純爲了人道。」

「如果中國勝了；國聯也許將承認日本人的侵略的確是不人道的。」

這是心理上的事實。當琇娜和她的父親——馮經理踏上船沿時，他們的談話中止了。那黑髮少年跟着她。她的容貌，被哀傷所毀了，都露出一種憔悴的美來。

「亞丹，」當那少年站住了，她回頭去說，「回去守你的書架子去罷。少寫信給我——」她覺得這情人是不情的；嘴裏講的什麼都是國難，以致連送行的禮物都不買了。這使她覺得玉娜異常幸福起來。

馮老先生帶着一些哀慘，他想洛都這行要不空枉才好。他的眼時時怔着，想象他的公司和洋樓將要立在炮灰裏，那奇幻的夢。

「亞世兄，」他又記起分散在三兩處的親屬了。「回去順便盼望盼望我的內君和玉娜那不懂事的孩子罷。貝通路總還可以去信的——請你叫舍姪不必再看守那所房子了。他若不賭氣，決不會那麼幹的。琇娜，還是讀書的好！你大哥給我耽誤了。」

琇娜開始啜泣着。這少年，亞丹，呆立在旁邊，說着一些不連續的感語。她悲傷着自己——覺得不配受亞丹的愛；她覺得亞丹這樣老實，竟有些令人嫌厭起來。但在這世上，也只有亞丹可以依靠了，雖然他並沒有什的本領，僅有些空洞無用的，文學家的虛無思想。

在亞丹後面，還有一個悲傷著的女人。她打算到徐州去找她的丈夫，但皮箱都失去了。這種悲劇沒有人同情她。

「東三省都失去了，還管得着什麼皮箱！」一個江北的商人說，一個却貪婪的將那女人注視着。她是有龍般的細腰的。

第二隻拖駁上，有一家人臨着江水哭泣。船啓錨了，汽笛聲將嘈雜掩蓋了。當這哭聲拖長至江心，彷彿舉行落水的喪禮，使立在岸上的客人都甯息起來。……

這一家有七口人——他們的長次子加入了大學的義勇軍，在一次敵人的坦克車攻戰後，兩人都陣亡了。

「慰生呵，慰生，」他們的母親和長姊同聲訴著。「不要忘記我們——爲着你絕食兩天了。我是看見你們的，你們的笑，高興，你們的談話，讀書，——以至你們爲了愛國，要到前方去從軍，不幸的慰生啊——以至你的發怒，哭，罵，……我也知道天！太欺負你了……我知道國勢不好，太刻薄你了……」

這悲聲，和江波一陣陣的抵到浦口的石岸。陳在波心的日艦，炮口正對着下關的市面：許多日水兵在艦頂上唱着軍歌。他們用那仇恨的神情，對這渡船上的人們做出種種手勢。……

「濱南又危急了，」座艙裏的客人，一個感嘆著說，「我們知道一切強國都在

這時機要打算我們的。」

「法國和日本是訂了條約的，」又一個，看住那日艦說，「他們的國家銀行借給五萬萬法郎給日政府；允許日兵在租界內自由行動——」

「這都是軍閥主義變象的托辣斯政策啊。」

這裏面有幾個是政府裏主要的職員。他們的眷屬問他們洛陽是否有高尚的娛樂。

「我們到那裏去是喝苦井水的，」她們的丈夫一個應著，「西北有的是飛機場和汽車廠。但全不是給我們用的。」

有幾個在談著中國現近所出的英雄及廢帝溥儀的事跡。當船沿觸着江岸發出一震盪時，他們才把大氅圍巾披了，和前行者向船板上連貫。……

津浦路月台上的人也滿了。軍樂聲，壓制羣衆的悲感心理，狂喘似的繼續着。樂隊圍在一輛花車前面；行客們經過時，帶着一種沈默和謹慎。……靠在車窗上的

行政人員，爲着倉卒和焦慮，把日常的談笑都忽略了。有一個長鬚的老者在談著宋李綱的事，……

琇娜和她的情人在空寂的候守室裏擁抱着。她的淚滴在黑髮少年的領上，替他拭了。

「亞丹，」她帶嘶的說，「忘記我，把國看重些——男子們的意識不要太狹促了。我們女人——也不但是爲男人才生存的。……國亡了，我們同樣的死；不幸都是由我們自己造成，要由我們自己來担受。忘記我，把你的眼界放開擴些罷。」

「一個站員推開門道：「開車啦！先生女士們。」

一三二 病院的兩週間

雅亭被抬進公共租界的一所醫院裏。他是由後防傷兵院的醫生指定爲須要半個月的修養的。

這醫院院長是一個老年的華僑，耶教徒，而且有一副嚴重的態度和憐憫一切的瞳子的。他從坎拿大的教區裏，將總院分設一部到這來，一面爲著宣教，一面爲企業的。醫院後連接著一個壯麗的，有假山，亭閣，培植了七八年的叢林的花園；因而使它更形發展起來。他有兩個極負盛望的內外科醫生和一羣伶俐，溫存的年輕看護女，以及十二年的診治成績和兩所巨大的藥品公司。

旬日來，戰事使他的二三等病房填滿了。他把頭等療養室闕客邊開，收容了一批負傷的日軍官。當第一次的中國傷兵被送到掛號處來時，他將那些著灰色大襖，

不整齊的人們看了一眼說：

「中國兵是不守規矩的。他們在內地可以殺教士，燒教堂——請走罷；我們的牛奶不夠用！」

半月後，他那疲弱的視線裏，忽發現一種浩大的國際榮譽將那些形態呆板的中國軍伍圍繞了。那些報紙上甚至說一個中國兵是三個日本槍手的敵人。他們給美國教堂裏的日駐軍驅走；可以在一天內將四架日飛機射落下來。這使他忽發生一種感慨——覺得世上的事是不可預料的。……當第二批中國傷兵抬來受診治時，他將手術室藥庫都騰出一部來，讓給那班被信譽所提高了身價的灰衣衛士。

「安靜些罷！誠實的孩子。」每天早上，當走過他們的病牀時，他帶着興奮的聲音說。「我們都是愛國的。……我們的國裏國外，常常有這樣高大的房子給你們睡覺的。」

或者：「你們的牛奶不夠用嗎？每人多添半磅。我們的牛是加里佛尼亞的大公

司運來的；角向前方彎曲，和水牛不一樣。」

爲着牛奶，有幾個日本傷兵會摔破許多器皿。看護們又不懂他們的話；他們的傷勢輕食量大，每人都是半斤肉和兩磅麵包的享受者。日本人對於西洋食品已感覺得異常需要了。這使院長和醫生都煩惱起來，因而覺到中國兵過於令人同情了——對於牛奶是不聞不問的；乾肉和麵包都沒有味。他們的傷勢減輕了，是呼着米飯，桿麵和大葱，這要求使那班着西服的庖師們都聳着肩。

雅亭，當再次診視後，漸漸和鄰床的士兵熟諳了，攀談起來。他的腹部被縫密後，鐵似的沈重壓在腰上。這是幸運！他的腸還不會破。

他的鄰人，一個中級連長，也是在戰場上露腸的。因爲這恥辱，他負創殺了三個正在逃陣的敵人。這裏的傷兵和看護都知道他這榮譽的。他的傷勢重——兩處大腸破了，而精神却健旺；時常把那戰場的必勝訣告訴雅亭。

「人啊——」一陣痛楚逼着這病人翻過身來，聲音搖頭而沈鬱的說。「都是不

值價的。有時想到死——死偏不來；可是我們的不死，多半是爲不怕死而得救的。許多不幸的死，——是常時把命運看得太輕了。……」接着他呻吟了半晌，告訴他兩個士兵因爲放棄一個日傷兵而被飛機射殺的事。又一個日兵，不該在腰上帶上一道救命的符咒；反而遭了死神的播弄。

這連長是由中國畢業，進了一年陸軍大學的，一個內地富紳的兒子。他能說一口流動的英語，時常用這和那漂亮的女看護談心的。有一次，當一個看護因爲喂麥汁致潑濕他的領襟，他微微懷怒起來，說：「我不是爲了你們百姓決不會讓腸流出來！」竟使那白色天鵝滿頰潮紅起來。

近旁那有鬚的士官，也是一個連長，責備他不該侮蔑了這次戰爭的意義。

「你不要把日本人太看輕了，」他十分認真的說，「他們的炮手，可以在磕睡的時候，叫我們死亡一兩百人。不是爲了炮火，我們早佔據租界了。」

「不是爲了租界，我們早集中炮火了。」他的鄰人却這樣不平的答覆。

有兩個排長是從吳淞繞道送來的。其中那脅下著傷的，幾乎在半途死去了，到院兩天才醒過來。另一個却因日兵的裝死，被忽略的遭了一彈；左腿肌肉大部炸去了。他告訴這有鬚的連長說：

「吳淞的砲戰，使我們費了整十天。震動太強烈了，我們的棉花全不夠用。這是一個苦差事；如果不在冬天，我們非逃陣不可。」

失腿的排長姜玉明，是第一次擊毀日方一艘驅逐艦的炮手。他的言語現得異常笨重；醫生說他的腦神經因震動過甚以致受傷，是必須三個月靜養。他又對雅亭陳說着起戰時一週內吳淞的狀況；——日艦二十三艘圍攻炮台的險勢以及四號日海軍陸戰隊一營人偷渡炮台灣被殲滅的經過。他就在那天受傷的；說時，他大聲的結束道：「我錯了嗎——說錯了嗎？我是聽不見自己的話的。」便昏迷仍在枕上倒臥了。

那有短髭的外科醫生，異常哀憐這傷者；打算在傷愈一兩週後他替裝上一隻活

動木腿。……有時，他忽半夜醒來，呼著說：「飛機掉下來了；點著火了！轟準！」這使那守在門旁打盹的看護驚醒了，戰抖的走到他的牀邊。……

那脅下着傷的排長却異常清醒；除開創傷給他痛苦的呻吟外，他說話比平時反而明晰有條理。他有時痛苦到不能制止時，只是對雅亭說：

「受傷最好不要在腰間脅上——這是叫人覺得死還舒服一點。」他又舉出一個被炸傷脅的敵人在他身邊呼喊了一夜死去的故事；甚至還不曾流血，便把戰爭時的常態失去了。他自己，因為這傷痛，幾乎打算到投海；然而神經的顫抖使他連步也不能舉起來。

「有一晌，不是傳說吳淞失守了嗎？的確情形是怎樣的？」帶鬚的連長問他說。

「謠言。可是那幾天危急極了。」這傷脅者斷續的說，「五號日人派來八架飛機；陸軍三千海軍陸戰隊八百，距我們的炮台只差半英里——結果，還是給我們用

機關和野炮轟走。……我們都忘記了危險；連日的炮聲，也不會覺到什麼恐怖。……我們的炮台司令和翁旅長，是什麼都不怕的；妻子都押在吳松了。」接着，他昏迷了半响。

這時院長走進來，極力制止病人不要談話。他嘆息說：

「基督說：多言是罪過。安靜些，誠實的孩子！留著心思，病好了，回去看老母親罷。」

還有一個身體不健康的士兵，躺在雅亭的上方；初到時還能說話，第二天却無聲的死了。院長本不打算收留他，因為他並沒有任何創傷。這面色慘白的人第一次受診察後，那禿頂的老醫生還嚴重的對他說：

「你是裝病，孩子？爲國家打仗，不要這樣！給外國人看見了是不榮耀的。」便將筆一揮，開了一張單走了。

雅亭和幾個士官都替這後生異常感覺着不安和恥辱；那帶鬚的連長幾乎是厲聲

辱罵他。他躺在那裏，也沒有看護走近去。整一天，他不進飲食也不會說話；只睜着一雙無神的眼瞠在被上。……第二天早上看護發覺這病人的臉色變了；身體僵直，嘴角帶着白沫。

「呵，上帝！」醫生給這尸首驗了半晌，發現他的胸膈和洞穿了似的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心忤病的患者。他給炮聲震毀了。」

將尸首運出去時，一個看護在他身邊翻出一本日記簿來。上面記着三天在吳淞前敵的事。有一段說：「……張華濱大戰呵！這是我一生的紀念。營長派我們用地雷去轟炸蘊藻濱的鐵橋……我成了一個地雷的抬手；我的腕啊，爲什麼那樣發抖——明知道這是很簡單的工作……炮聲裏我覺不到什麼勇敢和快樂！甚至我在陣前不動，打算讓敵人的坦克車碾碎了。……潤啊，你太辜負我了！……」這看護看到末了，哭了；她責罵着一個男查驗員不該用肘碰她。

這時，院長走進來，對那冤枉被責的查驗員說：「你應該敬重同事！基督時常

叫我們不要在女人身上多心！」

第二天醫生清早走進病房來；一一診問了；叫看護扶着雅亭遷到死者的牀上。

「我在這裏很好，」雅亭說。他想起那為心忤病死去的後生，感覺着不舒服。

醫生告訴他說，有一個傷兵是需用太陽燈的；因為他的牀前空地較廣，可以安置那燈台。接着便有一個高大的北方藉的士兵被扶進來。他的膝骨被炸毀，浸了污水潰爛了。

醫生又告訴他說，即使他的膝骨不受傷，一兩年後也要潰爛的。這使病人異常的羞澀起來。……他是一個健啖者；午餐時連用了三磅麵包，使醬油蘸着。……

下午，他和那腹傷的連長接談，滔滔的述着九號蘊藻濱大戰的情形。太陽燈安甯的照着他的膝部，好像坐在爐邊話舊似的。他大聲辱罵日本兵凶險而沒有用；因為這一役他們只逃脫一個團長，八百人全被殲了。……營長異常稱讚他，說他是一個頭等機關槍手。

「可憐呵，」他這樣說，「我還只學過三個月，那一天我發覺自己是在趕風車車殼：那裏是打仗！……那七顛八倒的撈什子，我是看不慣的，……」接着，他連喝了兩壺水，發軔的睡着了。

「這是一員周倉再世，」帶鬚的連長對雅亭說。

兩天內，三個傷兵離院走了，却新添進來五個從江灣鎮運來的士兵。這都是一場猛烈的戰爭裏的犧牲者。有一個被彈傷腎，到院半句鐘便死了。……病房中部添了一排臥牀；一個新到的中年醫生來診察他們的傷勢。……一個傷左眼者，年僅十八歲；當受驗時說：「眼睛了可以另配上一個嗎？」醫生說有一種玻璃假眼可以用的。……病人遲疑了半晌，忽啜泣起來。

傷腹的連長責罵他，教訓他——哭是卑怯：「上天是原諒你啊；要是你兩眼全瞎了呢……」

其中有一個傷者異常的難入目；他的面左部的肉全炸去，留着一部牙顎和半片

腮骨。他還滔滔的談着日兵連日偷渡蘆漢都被擊退的事；夾了許多談諧，使旁聽者哄動起來。雅亭問他是否痛苦；他聽了半晌，說：「——這是給鬼咬了，只覺得有點發熱，腦裏不清楚。……」其餘兩人都是傷臂的；整天的不語；到夜靜時，有一個連聲的嘆着氣，唸出一些家常瑣事的嘆語。

一星期過去了。雅亭和他周圍的病者漸清閒起來。醫生的診察，看護的扶持，以及院長每天那慈祥的說教，使他們的痛苦漸平愈。他們時常因為一陣回憶上的刺激而縱談。十分鐘後却被醫生走進來，將話線中斷了。兩個連長不斷的向看護要索報紙；因拒絕以至焦慮，商議著早日出院的事。雅亭也感著每晚必臨的心慌——因時間而愈加重了。

「大概是要敗仗了，」他三四次的對同伴說。

他們都以爲然。這一週內，炮聲漸漸遠了，疎了；而始終都不會中斷。

有一天他扶著那傷目的少年士兵，走到花院裏。七八個看護都圍聚在一株槐樹

下，迎著陽光看報。當他走過時，她們立即散了。有一年幼的留在那裏，對他安詳的說：

「中日快停戰了。」

「爲什麼？」

「日兵損失很大。他們死了近兩萬人。我們也敗了——」

「敗了？」雅亭說時，幾乎是哭著。

這年輕的看護又告訴他中國軍兩路退出關北和江灣的經過。但是有紀律的退陣；沒有受損失。雅亭不信，以爲這善心的女子是欺哄他，便走到那靠在門門上讀報的看護旁，設法將報搶了過來。……這消息是的確的。走進病室，他宣佈了這不幸的新聞；三四個士官同時哭了。

「這樣，我們中國還有嗎？南京不是受逼？」一個個的叫著。雅亭有一副較清晰的腦子，覺得日本也不敢再貿然舉事的。他時常聽見一些病客談到第二次世界大

戰爭；日本如作了魁首，必定有第二幫協約國來助長我們的抗戰的。……從各病室的門口，他又隱約聽到這一週的戰況——兩方都相持著。爲了敵人軍械的犀利，中國軍不能不避免死亡，退到第二防線。

這論調傳到大病房，那留鬚的連長異常忿怒起來；他掙起牀，登時問醫生他的馬靴放在那裏，他立刻要回陣去。

「回陣——你們陣不是撤了嗎？」醫生說。

「爲了怕死——就撤兵！我們四萬萬人還少嗎？」

他的傷勢沒有痊，爲著動了創口，猝然在牀邊暈倒了。醫生替他札了兩針。下午，他的病忽沉重了；院長很惱怒，叫看護以後永不要看報。

雅亭甚至想到報上所載的都欠真實。他聽見花院對過的大病房裏，那日軍官們的笑聲，慶祝戰勝的呼喊聲，以至一個看護帶泣的跑到這面來找院長，說是一個日軍官因爲她拒絕替他們去買酒，摔了一個壺，撥了她一身水。……

這面的醫生跑過去；那羣日軍官正在縱聲唱著國歌；有兩個打開了窗，將鐵窗朝天揚着，嚷著。

「漢秋，」那傷腹的連長帶啞聲的說。「我們和他們再去撞撞罷——」

「走，」高大機關槍手立即爬起身來。「我們全到花院裏去。」說時，六七個傷勢輕的便去奪那被醫生把著的門。他們都被推回來了。那傷眼的少年開了窗，猛烈的，狂怒的吐了一口唾沫。敵人却在那面縱聲笑著。

第二天雅亭帶著那失血的臉，拖著慢步出院了。他得了醫生的允許，將牀位讓給一個從遠道遷來的傷腦的重病者。

一四 沒落的家

寄居在南京戚家的玉娜，正當雅亭出院的第二天下午，接到震瀟，她那粉面情人的的一封信，說：

「玉娜——爲了這次戰事，我幾乎完全把你忘却了。什麼我也不會想到，只是天天探聽着我軍勝利的消息。我們真要感激前方將士，把我們救出來了。當他們發表兩路退出淞滬戰線的宣言時，我哭了，我們全哭了。這真說不出一種什麼情感；我們的一切都被戰爭毀滅了，但還是欣幸着，自滿着。……我們的學校被日軍焚燒了；還有三五公司……玉娜，這是給你和你家人報告的消息；我昨天經過那裏時，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幾張破壁。你的哥哥，我至今沒有見到他。他藏到何處去了？」

「這次戰爭使我們從痛苦中感到幸福起來。這一瞬，我被一種新鮮空氣包圍了。到現在我才覺得空閒的情感和時間的劇變高於一切。當那些平日卑視我們的西洋人給我們那漸次的尊重和同情時，我覺得麵包與愛情都不足輕重；個人的願望也歸於寂滅了。玉娜，這是再生——是我們奮鬥的開始，保重健康罷。……」

玉娜淌著淚了；但同時怨罵着這報告太簡單了——震蕭沒有提及她的鋼琴和娉迷，以及鎖在梳裝台下的十餘打照片是怎樣的。她那神色張皇的母親催她把亞丹找來，當天就趕車到上海去——自然，爲了房子，她總不信只會剩下幾張破壁的。因爲那太殘酷了，尤其是那消息斷絕的長子，雲夢。

星期日清早，他們得了一張開北治安會的執照，從法租界的友人家出來：攀上那由辣斐德路到北四川路的布斯。因爲戰事，平日甯靜着的坐客都縱聲談着：

「你們是去憑弔戰場遺蹟的麼？」

「還在說嗎？這成了一種義務。誰也沒心思守在家裏啦。」

「這比西湖還得費時間哩。」

「多化兩天工夫罷。這種事，一生難修一回的。」

這都是徼倖活在租界裏的老上海的口吻。亞丹和震肅，幾乎是恨恨的看了他們一眼。玉娜也忍不住了，離開了座。車達到四川路的盡處，便已露出了灰色的慘澹。道路兩傍的磚屑，木板焦炭以及破毀的什物凌亂的陳着。中國人經營的商店，公司，戲院，茶樓，大半只剩下幾尊被煙火薰黑了的骨骼；被亞爾蘇士的熔巖掩沒了，被長江的急湍洗蕩了；象徵着一刹那被暴力所消滅下來的文化的渣滓。

玉娜只張大着矇眛朝窗外瀏覽，當發現奧迪安戲院變成那麼一副黝黑，殘缺的臉時，她驚訝到要叫出來；她的大半生命，差不多全是在它裏面長成的。……

布斯停在靶子路口。他們看見遊行的日本軍伍，由鐵甲車領着在馬路上示威。被毀的街道，都有遊客在觀覽，憑吊。他們下了車，爬過一堆磚石所堆集的炮壘；壘後散佈了許多彈壳和破裂的軍衣等。警察指示着清道夫，忙亂的將路綫鏟出。許

多住戶和商店主，望着他們的故宅；偶爾從灰燼裏翻出一兩件殘缺的物件，便搖頭嘆出一口氣來。有一所洋樓的三層樓頂和舢板似的懸在空間，兩個工程師在下面張望着，說：「沒有辦法，除非再用炸藥把它轟下來……」

路旁的樹，却被那炮火所不及的春意引起綠苞來了。……琇娜扶着母親很喫力的走着。亞丹和震蕭跟在後面，——抵達寶山路口，才雇到一輛人力車……可是他們的樓頂已逼近目前了。

「這才真是文化的劫灰啊，」震蕭指着那半部坍塌的一家大印刷館說。

他們朝對面望去，只見無數座的壁障間，還吐着未熄的煙霧。一羣收檢殘餘工具的工人，從那沒遮攔的門內外出進着。守兵驅趕着那些襤褸的，想趁火打劫的遊民們。還有幾個會蹲伏在幸得以保留的住宅裏的平民，被清道夫和工程師發現了，好像牽瞎子似的拉出睡洞來。有一個中年，什麼感覺都麻木了，只是在人們中發怔的四面張望，道：「怎麼——不響了？我還活着嗎？……」有幾輛卡車是被雇去搬

運火灰中的尸骸的。

貫通路的房屋留了一半，但全都不完整。有幾處街堂裏的屋存留着，而街堂口却坍塌了，擋住一羣人的進路。他們聽見一道不知發自何處的喊聲，疲弱帶着淒厲。

「大約又是一個劫後餘生，」亞丹注意聽了一會，說。

他領着這一家人停在那倒踏的鐵柵門口。當街的警察告訴他們說，這地方曾被一營日軍所駐守；前天剛離去。一條道，從中裂的牆縫穿出。

亞丹和震蕭先跳了進去。花院還完整着；草地上留了許多盛食品的紙匣和空罐頭。房的正面，彷彿那剝削了外表的人，——牆壁張着無數的洞；屋的左簷懸了下來，幾根木皮連繫着。沒有玻璃的窗，大半也摘下來了。

「雲哥——雲哥——」玉娜叫着。

他們跑進房，——塵土，破碎的什物，火灰，紙屑，布片到處堆集着。震蕭發現這樓底是曾當作日軍營長室用的；什物大半還不失原狀。他打開鋼琴，手指觸着

鍵子，呆木的發不出音來。琴面的橫板也失去了；却被釘在窗旁邊的壁上，和奉神位似的——因為上面有「大日本……製」的字樣。旋開琴蓋——那些發音的鋼絲全斷了，被鐵器割脫了。

「震，這是什麼啊——」玉娜啓開那話匣箱，驚呼着。

亞丹走近去，連忙叫她走開；他叫道：「炮彈——炮彈——」震肅急鎮止了他們的驚訝；將匣蓋好了。他說：不動它是不會有危險的；這是日兵凶險的計策；如果在一個不謹慎的人手下，它爆發了。……

玉娜只是慌亂的走着。她的眼底，一切都失去原有的意義了。壁上每一塊油畫都張着一兩個洞和木炭所畫的字跡。桌椅留了三四件——其餘在牆角堆着，那是當木柴用的，剩着半堆黑燼。杏花把窗幔從各處收拾下來；一半已成了拭槍布，污穢，破裂着……

二層樓上，玉娜的母親哭着；兩個僕人都走上去，說找遍了各處——始終沒有

雲夢的影。

「大少爺，大少爺啊——」他們臨着窗口，拖長音調的喊。玉娜也哭了；他發現臥房裏，他的長兄的外衣和帽棄置在床上；窗被開了——彷彿是半夜起身出去了。她打開窗望去，後牆已坍塌一半了，將儲料室和僕房的頂掩沒了。

雲夢的皮箱裏，她又發現一顆炸彈。幾件值價的衣全撕裂了，上面同樣留着污穢的黑油，有一件棉襖染了血蹟。……她和杏花跑到三樓——父親的辦事房裏；桌劈開了；一隻鎖着的抽屜所藏的文件從裂口裏被取出，散置在牆角。……天花板上許多炮洞，被雨水漏下滿壁的泥屑。……臥室，浴房，更衣所無一處不凌亂，破碎……

震肅帶着一個僕人，走到馬房裏，登時驚呼起來。一雙裸露的腳從一堆稻草裏露出，閃着那異樣觸目的慘白色。僕人正要喧叫，給震肅將他的嘴掩了。

「不要叫聲！叫他們安靜安靜罷。……」接着震肅檢起一塊蓋車用的油紙，將

那雙腳蓋密了。他吩咐僕人明天不動聲色的將尸運出去。

這時玉娜奔了進來，喘着說：「哥哥呢，哥哥呢？」

燧蕭抱了她，帶出門去。她在他的臂間暈了。

十餘分鐘後，欄門外停了一輛汽車。吳祕書，曹副官長，後面跟隨了一個瘦弱的教員模樣的中年和兩個外國人，由牆縫的夾道外跨了進來。

「經理呢？一切都還好罷？」震蕭迎上前去時，副官長慰問着說。他們都朝房

的四周看了一遍；悼惜似的在院中間站了。……吳祕書又告訴震蕭說他們是由三五公司來的。關於公司的現狀，他們都沒有提。自然，那是較這更爲不堪的。

「日兵的確是罪惡，」那長身的外國人，聽見樓間的哭聲時，帶着哀憐的聲調說。「十多年前歐戰時，我一個朋友的家裏和這是一樣情形。」却把下文停止了。

「——是哪，是哪，」斯坦因先生，那旅行家，繼續說：「我們德國也異常不幸啊。」

他們都是一路去參觀戰跡的。亞丹從樓上跑下來，請副官長把車借用十餘分鐘，以便送玉娜母子回家去。……副官長立即應允了，和這一羣來客經過花院，朝那通後院的石徑上徐步。

「這回日兵所用的軍器，」斯坦因開始告訴他們說，「全是模彷彿戰前的德國的。……」他從石道間拾起一顆褪出的香煙筒似的子彈壳來。「這是曲線炮留下的。它有高射炮一半的射力，却大三倍的炸量。這是專為毀壕，毀駐兵所用的。」轉角處，在那坍塌的牆土裏，嵌着一顆未爆發的梭形帶翼的巨彈。吳祕書驚異着這彈的重力這麼大——竟可以把牆壓倒。

「那是你個人的意見，吳先生，」斯坦因帶嘲的說，「這房太幸運了，我在中國十二年，還沒見過這樣的恐怖。它有一百碼左右的擴大性，重百二十磅，若是爆發了，這條街的一半都成平地了。」他又說這種彈除非觸着堅韌，是不易生效的。它幸而落在這軟棉的土隙裏。

經過馬房時，震蕭告訴他們說這房的少主人還留在這裏，副官長異常訝異這話的沒來歷；便走了進去。那長身的美僑，克羅福先生，用手杖將稻草撥開。一具慘白的，穿睡衣的羸弱少年尸骸，歪着頭攤在中間。露出唇來的牙牀，全被血污掩了。

「他大約是觸怒了敵人，被手刃死的。」副官長皺着額說。震蕭立即蒙着臉；因為他忽想到一月前議會的那夜，活潑而略帶驕縱的雲夢用口笛和他合奏「可憐的秋香」的情形。他現在比秋香更可憐了。……他太自恃了，以為在日兵前鋒之下，中國軍立即可以退出關北的。

因為又聽到一道猶厲的哭聲，這中年紳士，安仲奇教授，立即將耳堵住了。他說甯可聽到炮聲，不可聽到悲哭。克羅福先生發現坍塌的西牆外，街堂口的一家門旁，一個少婦站着。「紀生啊，紀生啊——天沒眼，給你毀了……我傷心的紀生啊——」

「那是悲悼丈夫，」斯坦因先生咳着說，「十多年前，我的大媳也是這般的。」半圮的僕房，填壓了他們的轉角的出處。克羅福先生恃着腿長，打算豎下一根竹竿，縱了過去。副官長看見一些彈壳隱在土裏，止住他，說這是日兵曾田作炮壘的地方，說不定藏有些詭詐的。……

他們等候汽車，在花院中席地坐了。吳祕書帶來一小瓶白蘭地；因為要助長遊興，便打開瓶嘴，狂吞着。他說：在軍隊裏八年，沒有見過這種時常令人心悸的光景的。帶衰弱的安教授——將剩下的半瓶喝了，說：「如果我們的脚踏上一顆炸彈，有了酒，大約不致因恐怖就昏倒的。解剖室所陳列的人骨骼，隨時可以去撫摩撫摩的。這可不行——」

「如果在熱天，大概起瘟疫了——」副官長說。

斯坦因先生有些忌避這套話，便提出以後中國的政局問題來。

「這正是我們所需要交換意見的，」安教授精神的說，「克羅福先生，你剛纔

說的話對了，中國將來一半是要受美國文化洗禮的。我代表我們四個中國人，還得徵求代表日爾曼文化的斯坦因先生的意見。」

這長身的美僑露着微笑，他只是將那空酒瓶往空擲着，接着。斯坦因先生沈默了半晌；一會，搖頭起來。他說：「誰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強國啊——不過戰爭總是不好的。」自然，他又聯想到歐戰時瓦薩的前線了，聯想到因戰爭而被傷離泣別的家庭了。……

一五 黃禍

半句鐘的談話，引起斯坦因先生和安教授的爭端來。

斯坦因先生承認中國軍如其不把市面當防守區域，這場戰事決不至如此慘酷的。

這使安教授異常的惱怒了：「如其要打算爲損失而退讓，那是一切戰功所不許的。我們在戰前並不會顧到利害，戰後才覺得文化的創傷，人心的頹廢。我們的戰爭不是求勝，不是求敵人死亡率大，却是萬不得已，從苦口蛇心的國際間表白表白自己。如果外國人認爲中國人只有內爭，而沒有抗外的力和熱誠而受到唾罵時，連一個八歲的小學生也感到羞慚的。」

「要和平；決不能這樣想。」

「斯坦因先生——」安教授繼續興奮的說，「和平決不是我們中國一國所能倡導成功的事。一個強者，因為要劫取一個弱者的生產，在你的心裏，自然以為是不應當的。我們也曾想到從前政治不發達，社會表現無秩序，低能，貧窮，因循，消極是受外人欺壓的象徵。如果我們為袒護這種不幸的符號，遇了強暴而退縮，甚至將自己的土地讓出來奉給那侵略者，你們作何感想呢？——」

「……沒有榮譽；但戰爭可以免去。」

「我們也知道榮譽不過一剎那的時間波動。……但榮譽是有各種性質的；十八年前你們的大日爾曼主義幸而成功時，歷史上的地位是要超過亞歷山大與拿破崙和一切的。但這種事之不成功，而且永不會成功，就礙於人類公共的願望，真理以及生存的力，——亞歷山大與拿破崙庸說是被這種公共律所傾覆。如果我們把抗日的意義看作勝利者的榮譽，我們錯了；如果日本如此，日本人錯了。人類心理只是同情那反抗被壓迫的奮鬥而不會同情懦夫的行爲的。我們也曾想到反國家主義的宣

傳，想到無抵抗主義，想到甘地和克魯泡特金——但如其這些思想成爲全人類社會的事實——經過不爭鬪的變動而成爲事實時，這種心理可以免除，地方和國際間的成見可以淘汰，那麼戰事自然成爲和平之神的俘虜品了。……如果這種思想僅止於思想時，斯坦因先生，你又作什麼感想呢？」

斯坦因先生，這會服役於以「黃禍」隱喻中國的復活，養老在荷蘭的威廉第二的老軍人，把他的和平說教停止了。因爲一種境况相似的同情，他覺得日本爲求生存而起的侵略野心是對的。因爲日本的生產力大而原料少，蕃殖度增而土地容量狹，對於這負着一塊博大幅員——一塊癢癢的中國，只感受着一種不舒適。他以爲公共律決不會如安仲奇先生所論，而只是一種「能力的平衡」；一個有能力而沒有統治權和有統治權而缺少能力的兩人間，絕對應該平均得失的。……他又想到戰前的德國沒有海岸線，沒有發展殖民地的聯絡區域，以致厲行侵略思想——和日本的現狀是一樣可悼惜的。而且日本的文明是歐洲的，中國却是一個不懂教化的鄉下

人。——我們與其同情一個老鄉下人的滅亡，不如同情一個沒有幸福的強者。這些經驗，任憑的只在他腦間轉，却始終不會吐露出來。他是一個洗著的軍人，只是喃喃的吞吐着。

震蕩和圍在兩旁的人全都笑了起來。

「日爾曼的代表，」吳祕書帶笑說，「日本大約有了你們過去的經驗了，以後的侵略也許就是他的滅亡的徵兆。我並不是但爲了自己是中國人，而同情安仲奇先生的論調的，——戰爭，我們只能說是人類的不幸；誰倡始便是誰爲魁首。你替日本人着想，我們替中國人着想，這是目前的局勢使我們不得不如此的。」

「戰爭真是不幸——」克羅福先生插口道，「我却要代表合衆國人民的感想，承認各有各的錯處的，我以爲中國人平日對於日本的輕視和抵制日貨這種不很高貴的手段，應該廢除的。日本的炮艦政策自然更是不公道。」

安教授嘆出一口氣來；震蕩替他從熱水壺裏倒了一杯水，喝了。

「這也許是統治上的不幸，」他着重聲音說，「中國人民因為處境的不同，所發表的思想總是紊亂不一致的。內地人愛喫苦瓜和辣味，滄海的人却嗜好腥羶。我們的國民，同時，積年的儒教思想因受時間驟然的震蕩，都成了一些理想和主張的自尊者。現在的教育正在不斷的製造這一批缺少實際性的青年來。他們走到政治界，都成爲誇大的理論家了。——」

「這是應同情的，」震蕭接了他的水壺蓋，道，「中國的社會永不會叫青年走到實際。」

「那是經濟狀況如此，」安仲奇繼續道，「中國的政治家的統治慾也過重了，機巧勝於表現。民治的國度，政治上的人才必須表現的——單說在文字上，以機巧獲得實際，和缺少實際性而具有表現力的後進者，是不免有利害的衝突的。……有一班理論的信服者，已經走到向現政府鬭爭的局勢了。這也可以說我們民族的進步——然而也可以說是更不幸罷。……」

「思想是一種可怕的东西，」克羅福先生覺得美國人太幸福了，便這樣說。

「有時這也許和人類的物質慾一樣，」安教授應道，「使社會心理感着不甯的攻擊而動搖時，在大勢上看，過錯是偏重於輿論的。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這是他對舊時代的人民的教訓；有位胡教授說，知難行亦不易——這却是青年人應有的態度。經濟恐慌把我們全國人民都陷於不幸——如其這現象不普及於全世界；第二次大戰又將不免了。——話長了，我想中國前途從此要放些曙光罷。」

沈靜了一會，周圍的人都感覺得疲憊起來。震蕭要求安教授把理論中止了，留作後來上講台的材料。他又表白普通青年只希望有一個值得信仰的政府，其餘都不再說了。同樣社會不剝削他們的生存權和戀愛，——空洞的人生問題誰也不會講究了；雖然學識是他們所必需的。在場的人都點着首；不久汽車在門旁停了。

除開主人家的兩僕人外，他們都出發了。一片瓦礫場的市面，重複映到他們的

眼底來，有一條街，連馬路都被炮火坍塌了——汽車不得不轉了方向，向北四川路行。他們看見兩具裸着的女尸，從一所民房裏抬了出來，却是被日兵所姦污而自縊死的。她們的舌吐在口外，項上帶着繩繫。

「單爲了這，」副官長對震蕭說，「我們不要把仇人忘了。」

震蕭嘆着。他說這只是日兵的行爲；日本的平民未必認爲這是他們的正當態度。他談及一星期前，在英大馬路拾到一張由飛機所散佈的傳單，——是日本無產青年團爲止戰而發的宣言。

車到虹口公園，在門前那二叉路口停了。

公園裏，雖沒有什麼創傷，然而一種荒涼散亂的景象逼進眼來。花木多半被摧折了；地面竹籬，偶爾可發現一些炮跡。年前滿目呈着柔綠的網球場，留着一兩處陷坑和彈壳……他們穿過馬路，渡了橋，在那音樂台前面停下來。

「什麼時候，我們才聽到上海興隆時的交響樂啊——」震蕭說，他對於音樂的

興趣差不多都是在這面前引起的。

他們往西走，遇見一夥遊人迎面走來。有一個着緞馬褂的中年紳士，和吳祕書招呼着，說他們這幫人是由江灣站回來的。

「吳淞呢——怎樣？」副官長走上去，殷勤的問道

「現在由日兵把守着，——還不能去。」

又一個遊客，說他有個在意國洋行裏辦事的朋友，前天乘着汽艇到那海灣裏巡遊了一次。

「一月的悲壯，一期的荒涼，」這遊客說，「聽說日艦隊差不多犧牲了近五千人的性命，七十萬金元的炮火，才把這裏擊毀了，奪了過來。」

「炮台——」

「自然沒有了。西來號的炮臺差不多全毀了——這還是飛機的力量。中國將來的和平，因此得到保障；這真是廿九路軍的力量啊！」

他們打算也到吳淞去的，因此便停下來。震蕭向同伴告了辭，——他想不幸的玉娜，便出門到候車處跑來，正趕上了一輛往東行的布斯。……吳祕書和克羅福先生也預備回宅，離了夥，找着較近出門的道……

不到兩月光景的一天下午，距這音樂台不遠的處所，日軍部召集了千數的僑民在開着盛大的慶祝會。主持戰事的重要人物，全列席了；他們站在彩台上，受着國民熱烈的歡呼和仰望。他們勝利了，——爲了國家，爲了民衆，爲了希望和敵愾心——犧牲了鉅大的資財和性命，把將要危殆的國際榮譽奪回來了。

他們的駐華公使將戰勝的意義說畢，退至在主席台旁；海陸軍大將和軍團長，領事，開始輪流的演講。台下甯靜如死，只國旗在台前飄展。

台下的聽衆裏，一個着銅鈕黑外套，面容憔悴的青年，看了他的旁立者一眼，當時將提着的水壺舉起……

連着兩聲猛裂的爆炸，在台底發出來。

「奸細——奸細——中國的奸細——」沈靜了一兩秒鐘的聽衆立即紛亂了，朝空地爭跑着。又兩秒鐘，場中大亂了。

在公園門外佈防的日衛隊立即將警號狂吹起來。他們排開了隊，向公園四圍出動，作了包圍形勢。大門被把守了，羣衆露着恐慌的顏色，聚在出口。

彩台坍塌了，木板，樹幹，旗，散亂在地面上，中間橫陳着被轟倒下來的五個受傷者：這刺客尹奉吉登時被捕了，是一個朝鮮的青年，一個爲中日戰事而感到亡國慘的愛國者。

一六 故鄉

雅亭領了傷兵護照，出醫院已半月了。

上海所有的街市，好像都成了日軍的後防。他住了兩夜客棧，跑了兩天馬路，遇見許多七八成夥的學生軍，和他同樣帶傷出院的士官；只互相行了行軍禮，無言的混了過去。巡捕們的檢查很嚴密，——他幾乎是將護照貼在胸上走着。他還遇見許多在各處遊覽的，昂然穿過人縫的日本士兵。……兩兩相較，顯然是敵人正在一種快樂的享受中。

到前方去——這是不可能的。在一處茶食店裏，他又遇見一個八十八師的傷兵——因為打算回鄉去，扶着手杖，走到他的前面來，問他知道那條道路是較近而平穩的。

「兄弟，我也是打聽回西去的行程的。」雅亭想了一會，說。

茶食店的老闆告訴他們，如果往西走，最好離開戰線，兜一個圈；接着取出三天以前的一張報來，指着一段新聞，——是兩個傷兵想回到前方，誤觸日軍防線而被拘執槍決的事。……

因為雅亭和初識者都是兩湖人，便合成伴，到楊樹浦去打聽輪船。往西開的江輪都貼了萬國聯軍司令的佈告，禁止收留中國的兵士的。還有許多外輪的買辦，當他們去探聽行程時，只說艙座都滿了，或者諱言船是往南開的。兩人又在附近旅店裏憩了一天。店主是一個不靠外人交易的本地人，對於他們的處境很同情；把住宿費都免了，也指示他一條先坐海輪到天津，再由北平坐火車到漢口的道。他們連日爲創傷所苦，幾乎一切應考慮的事都忽略了——第二天午後，兩人上了一條太古公司的貨船。

這士兵包贊，是前月二十二日廟行一役的傷臂者；他很留戀這一役的印象。

他覺得自己負傷了，依然是一個勝利者；他看見敵軍所利用的巨魔——坦克車被陷落壕以及二千人輾轉在機關槍隊包圍的情狀。病院裏一星期的留連，他甚至夢想着戰爭不過是一種神話的，封神榜所昭示的喜劇。

雅亭也覺得這是一種新奇的興趣——他說敵人以死亡換到的勝利，在他們自己着想，是同樣殘酷的。

「我這次回鄉去，」包贊帶着痛苦似的說，「如果是自己打自己，決定不再出來應長官大人們的號召了。」

傍晚時，船離了吳淞口，望着那蕭條零落的炮台和橫在江口放探照燈的巨艦。悲傷的詩意把兩人的心情漸籠鎖了。包贊拭着淚，半晌沒有言語。

「說不出是種什麼心思——」他對雅亭說。他又說自己受傷後，眼界完全變異了；只是到處留戀，想不出一切的究竟。「當兵時的苦——落伍時又悲哀。」

在雅亭心裏，一切都是平淡的；他嘗到的苦，因為日久，反而麻木了。他又想

到如在覺不到苦時，當兵却是人生最愉快的事。住在家裏，目擊着那些永不變更的茅廬山嶺，嘗着那些艱辛的粗茶糙食，把喜怒哀樂的人情分別得那樣嚴密，實在是男兒一生的桎梏。幼時想到讀書，青年時想到革命，現在又被愛國的情感封鎖了——如果把歷年來各地所看到的錦繡山河一回憶，後一種情緒變成爲不可拔的志願了，尤其是在隆盛的一月間所得的抗戰經驗之後。

十天後，那許多熟稔的，由回憶中喚醒的風土，人情，言語，景色，一天濃厚一天的在他眼裏凝集了。

他的故鄉似乎縮小了，老邁了一些，然而一切標識都是舊狀的。在離縣城六里的茶棧裏，他遇見十年前給他拔痧的老閩大娘。當他坐下去要一套麻鞋時，她張着那帶皺的眼，望了他半晌。她的兒子，已經長到和雅亭一樣高了，從後屋走出來大聲說——那是小雅啊——他們打勝仗了，是從日本回來的。

這老閩大娘清醒了；但她覺得又很異樣，因爲雅亭還是和七年前的一樣。

——她聽見一個由漢口回來的香煙販子說，李家小雅衝上天了！到了西京，給他們的皇宮放了一把火，不然日本兵怎會拿上海來報恨！……她發現這如其成爲事實，雅亭應該帶一營衛隊，坐八人轎回來的。

雅亭會了她的意，臨走時，只得掏了兩角茶錢給她。

「李總兵，」這婦人終於嘆息說，「我說你會聚財呵。」

一路上，景况漸漸不同了。在一處當道的雜貨店裏，他歇息了許久，那半啓的柴門，始終沒有走出一個人來。裏面空了，舖台也不在了，只滿堆着一些燒焦了的泥磚和稻草屑。一片田野，點綴了幾處散聚不常的秧鷺；野草正萌芽，禿頂的山嶺，顯出幾頂茅屋來，廟似的孤寂着。……一個老佃戶牽着耕牛，像朝市鎮去，無神的，帶咳的蹣跚走着。

「你們還不下種嗎？」二月又快過了。

老佃戶抬起頭，露出卑屈的笑容來說：「這一帶田沒人作了，總爺。對面山上

都繫着寨，快祭旗啦。」

這寫景似的口吻，使雅亭更訝異起來。他又見到幾個牽着空車的脚步夫，大約是從僻村裏出來的失業農夫，到鎮市一帶去謀生的。……一處村莊留了幾個黃瘦的婦人和童子，在打着稻草鞋。當雅亭經過時，他們謹慎的讓開路，用那窺察的情態看看他的背影在山坎的轉角處消失了。

他不知起着什麼一類的情感到了家。

— 戰 煙 完